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一卷 第十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王西神鬻直例

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寸寸卷芭蕉家風慚愧紅鵝換潤格親題學板橋
 名場少日慣奔忙浮海歸來鬢未蒼卻爲周妻何肉累江關蕭瑟不能狂
 掌書參幕復從征局近彈棋總不平翻盡十眉新樣譜蓬門猶是舊書生
 呼牛呼馬任人施翠壘龍峯繫夢思差喜漁洋家法在頭銜殘客換吟詩
 大雅扶輪孰啓余登車不落體何如酬謙計字難忘俗草草勞人草草書
 (舊號西神殘客)

書例

- 對聯 三尺 尺五尺每付十元 六尺加倍 字數過多及點景亦加倍
- 屏條 三尺四尺五尺每條十元 六尺加倍
- 橫幅 同屏條
- 整張堂幅 三尺四尺五尺每幅廿元
- 扇面 每頁十元 四體書及點景均加倍
- 冊頁題圖 每件十元

文例

- 字體真楷行書草書鐘鼎骨甲文磚文小篆鐵線篆隸書隨點隨應 紙張自備劣紙不書來句
- 不書 長聯須畫朱絲格或烏絲格者均須自備如託各棧扇莊代轉加墨費一成
- 壽文駢體 每篇三百元 散文每篇一百元
- 墓誌銘家傳等 每篇四百元 各種雜文每篇一百元
- 詩 每首廿元 詞 每闋五十元 餘件面議
- 通信收件處 (一) 南京行政院 (二) 太平路北首巷二號 電話二二五二二號
- 辰庚八月第六次重訂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號目錄

書畫

陳簡齋先生手書詩稿 故宮博物院藏本

張篁邨先生畫山水冊 雙照樓藏本

周牧山先生畫山水冊 同上

彭雪琴先生畫蘭立軸

歌譜

悲落葉

風雨龍吟室詞 崔嶽擬譜

論著

論常州詞派

龍沐助

宋法曲大曲索隱

曇空居士

學山詩話續

吟邊小識卷二

南唐二主詞輯述

珠玉詞校記

金荃玉屑讀詞雜記

雲謠集雜曲子跋

詩詞

唐人寫本小曲三調跋

唐人寫本曲子影印本跋

今詩苑

觀所尙齋詩十首

樂靜詩二首

蒼虬閣詩四首

雙照樓詩四首

絨齋

俞陸雲

俞階青

冒廣生

趙叔雍

同聲社采輯

夏孫桐

俞陸雲

陳曾壽

汪兆銘

无恙詩十一首

橋西草堂詩十一首

藍田詩二首

今詞林

梅龜詞十三首

半舫齋詩餘六首

樂靜詞五首

遯齋樂府二首

養摩館詞四首

滯香館詞二首

廬廬詞一首

伊珍詞三首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卷四

目錄

楊无恙

李宜倜

水口庄三郎

同聲社采輯

夏孫桐

廖恩燾

俞陸雲

張爾田

楊壽枏

陳方恪

鄭德涵

張伊珍

沈曾植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十號

海藏樓集外詩

影山詞 凌惕安序

通訊

與龍榆生論四聲書

附載

詞林近訊

鄭孝胥

莫友芝

施則敬

詠水仙花書三首

先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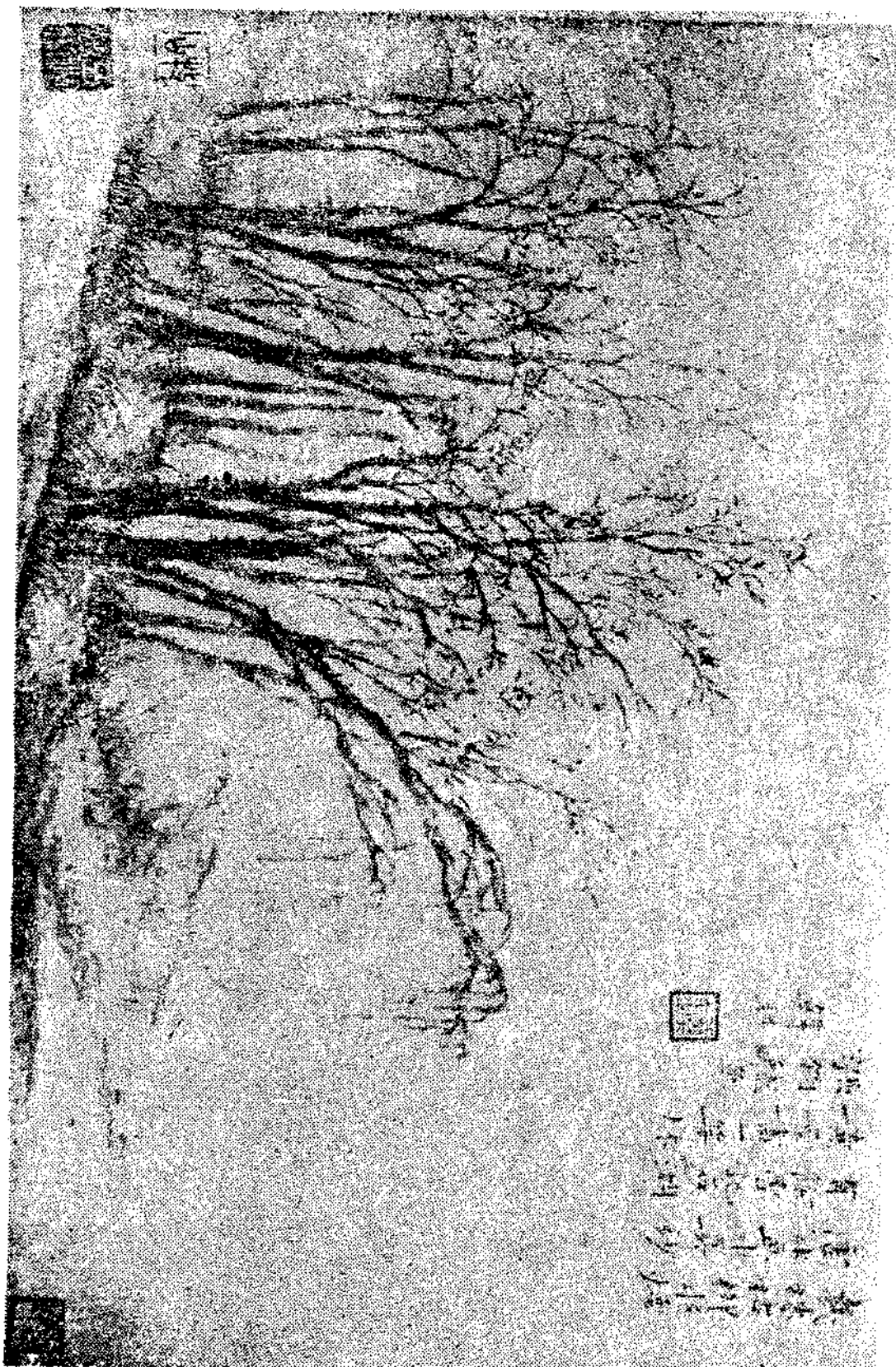
與義上

仙人紺色表偏衣以襦之青恍如
委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
影清晝逢萬里北清雲高竟何
思唯應園中客能賦會真詩

張篁邨（宗蒼）先生畫山水冊 雙照樓藏本



周牧山（笠）先生畫山水册 雙照樓藏本



彭雪琴（玉塵）先生畫蘭立軸

披襟米清出山林，有似根株結深意。百鍊清骨，士袖無煙，亦如美人。心夫妻慈，傲履長佩。
神林茂，袖玉蕊，管我與處。空靈相，非誰言。空若少，出香。風雨聲，滿推。美質。
天涯草，草注。玉蕊，蘇東靜。之，出。世。致。草。竟。秋。枝。傳影痕，西。京。聚。空。宮。怨。三。湘。碧。月。
高。松。曉。國。香。冷。玉。蕊。園。林。冷。香。身。梅。天。鏡。骨。存。

玉蕊，蘇東靜。之，出。世。致。草。竟。秋。枝。傳影痕，西。京。聚。空。宮。怨。三。湘。碧。月。
高。松。曉。國。香。冷。玉。蕊。園。林。冷。香。身。梅。天。鏡。骨。存。
玉蕊，蘇東靜。之，出。世。致。草。竟。秋。枝。傳影痕，西。京。聚。空。宮。怨。三。湘。碧。月。
高。松。曉。國。香。冷。玉。蕊。園。林。冷。香。身。梅。天。鏡。骨。存。



Musical score for the first system. The vocal line (top staff) has lyrics "悲 落" (Bēi Luò) with a *mf* dynamic marking.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bottom two staves) features a 3/4 time signature and includes triplets and a *f* dynamic marking.

Musical score for the second system. The vocal line (top staff) has lyrics "蓮 覺 可 迴 新 綠 蓮 花 枝 舞 向" (Lián jué kě huí xīn lǜ lián huā zhī wǔ xiàng) with a *dolce* dynamic marking.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bottom two staves) includes a *dolce* marking and features a 3/4 time signature.

Musical score for the third system. The vocal line (top staff) has lyrics "夕 陽 遲" (Xī yáng chí).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bottom two staves) includes a *p* dynamic marking and a *f* dynamic marking.

悲落葉

風雨龍吟室 詞
崖 嶽 擬譜

Mod. T.

mf Legato

悲 落 葉 葉 落 倚 回 春

紅 淚 拋 殘 霜 —— 霽 後 好 教 忙 殺 看 花

人 生 意 一 番 新

論常州詞派

龍沐勛

一 引論

言清代詞學者，必以浙常二派爲大宗。常州派繼浙派而興，倡導於武進張皋文，（惠言）翰風（琦）兄弟，發揚於荆溪周止庵（濟字保緒）氏，而極其致於清季臨桂王半塘，（鵬運字幼霞）歸安朱彊邨（孝臧原名祖謀字古微）諸先生，流風餘沫，今尙未全衰歇。其間作者，未必籍隸常州，而常籍詞家，又未必同爲一派。亦猶宋代江西詩派，以黃山谷（庭堅）爲祖，而宗派圖中，占籍他省者不一其人，蓋以宗法師承言，不以地域限也。江陰繆藝風（荃孫）先生常州詞錄序云：「國朝詞家，推吾州爲極盛」，其作者之多，固矣。然在張氏兄弟之前，無常州詞派之目。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戶誦家絃，由常而歛，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間風景從，南傳嶺表，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爲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其淵源流變，得失利病之由，又烏可以忽諸？用是不揣譾陋，略述所聞，以就正於當代博雅君子焉。

二 常州詞派之由來

欲知常州詞派之由來，必先明張氏詞選未刊行以前之詞壇狀況。先是康熙間，秀水朱竹垞（彝尊）氏，輯爲詞綜一書，自唐五代以迄元季之詞，網羅幾備。其甄錄標準，一以醇雅爲歸。汪森爲詞綜序云：

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既多，流派因之亦別，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箭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特舉姜夔，以爲詞家準則，此浙西詞派之建立，所由偏重於南宋詞人也。竹垞每稱：「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詞綜發凡）又謂：「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黑蝶齋詞序）推其所以特崇姜氏之故，以爲「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詞綜發凡）以醇雅救明末清初專力花間、草堂、流於纖靡或叫囂之失，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參閱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拙著選詞標準論）以是「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靜志居詩話）浙派既風靡海內，弊亦旋生。仁和譚復堂（獻）先生云：「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篋中詞）萍鄉文道希（廷式）先生亦謂：「自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雲起軒詞自序）浙派末流之病如此，物窮則變，變則通，此常州詞派所以乘時而起也。

張皋文以易學大師，於浙派衰敝之時，以風騷旨格相號召。其弟翰風爲重刻詞選序云：「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歛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墮，窳宦不關，門戶卒迷。乃與予校錄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歛鄭君善長復錄同人詞九家爲一卷，附刊於後，版存於歛。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刊焉」。序作於道光二年，而翰風稱「乞是刻者踵相接」，則此選本之在嘉慶道光間，卽已流行普遍，而詞派之形成，實基於此無疑矣。翰風又於道光十年，爲續詞選序云：「詞選之刻，多有病其太嚴者，擬續選而未果。今夏外孫董毅子遠來署，攜有錄本，適愜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據此，知續選雖出董氏，仍因張氏兄弟之宗旨，從而推拓之，固波瀾莫二也。與張氏同時，而其詞爲張氏所推許者，有陽湖黃景仁、錢季重、陸繼輅、左輔、李兆洛、惲敬、武進丁履恆等七人，皆籍隸常州者。而詞選附錄所載，除上列七人，及張氏兄弟外，又附歛人金應城（字子彥），金式玉（字朗甫），鄭掄元（字善長）三家，斯並羽翼張氏，爲播宗風者也。已而張氏復傳其學於同邑董士錫。（字晉卿有齊物論齋詞一卷）吳德旋撰士錫傳云：「君年十六，從舅氏張皋文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詩、詞皆精妙」。〔引見常州詞錄卷十九〕士錫復以傳其子毅。（字子遠有蛻學齋詞二卷）毅有續詞選一刻。其族姪董貽清稱其「淵源張氏，不愧外家宗風，大江南北，久

已風行。至其生平著作，亦沈博絕麗，尤工倚聲」。（常州詞錄卷二十引蛻學齋詞跋）張氏詞學之傳，得董氏父子，轉益發揚光大。周止庵氏，受詞法於晉卿，而持論益精，乃復恢張疆宇，而常州詞派，遂愈爲世所宗尙。止庵自述其詞學淵源云：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綿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敘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祇悟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託，白石疏放，醞釀不深，而晉卿深詆竹山麤鄙。祇悟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其後晉卿遠在中州，余客授吳淞，弟子田生端學爲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崖略，庶幾他日有所觀省。（詞辨序）

其推重晉卿甚至，雖持論頗有出入，而其淵源所自，則固與二張一脈相承者也。譚復堂云：翰豐與哲兄同撰宛鄰詞選，雖叮咛未盡，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逾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

論。要之倚聲之學，至二張而始尊耳。（篋中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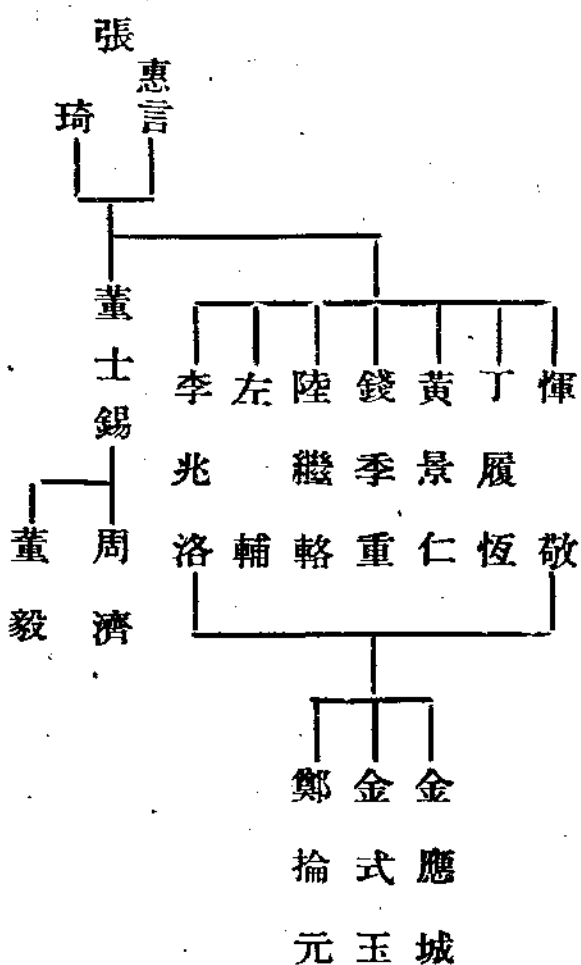
又云：

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予未得其全集。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中略）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卽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也。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

篋中詞三）

並足證常州詞派之建立，二張引其端，而止庵拓其境，師承統系，亦至分明。至止庵味雋齋詞自序云：詞之爲技小矣。然考之於昔，南北分宗，徵之於今，江浙分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兩先生開闢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競出，晉卿集其成。余與晉卿議論，或合或否，要其旨歸，各有正鵠。

是直以宗派自命，展開旗幟，以與浙派抗衡矣。茲爲簡表，以明常州詞派之系統如右：



常州詞派，至周止庵氏，而確立不搖，衣被詞流，迄於今日而未有已。故彊邨先生雜題清代諸名家詞集後云：「回瀾力，標舉選家能。自是詞源疏鑿手，橫流一別見淄澠。異議四農生」。（題張臬文詞集）又云：「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題周保緒詞集並見彊邨語業卷三）以臬文力挽狂瀾，譽爲詞源疏鑿手，卽以表明張氏實爲常州詞派開山。而普度金鍼，力窮正變，至以燈明樂苑，歸功止庵，則又暗示周氏不特爲常州詞派之正宗，直是海內倚聲家所當同奉爲圭臬。其影響近代詞壇之大，昭然可知矣。

三 常州詞派之宗旨

一種學術宗派之建立，必有其所標之特殊宗旨，力足以振廢起衰，乃能使學者景從，蔚成風會。皋文兄弟，並爲一時經術大師，其友好如惲子居李申耆，又皆文壇健者，出其餘力，以從事於倚聲，其手眼已自不同。且自詞與樂離，早經不復爲里巷兒女謔浪戲弄之資，而所有纖靡淫媠之言，遂爲士大夫所厭棄。明季花間草堂之餘習，既爲浙派一掃而空。然浙派承之，徒務「句琢字鍊，歸於醇雅」，其中空無所有，遂不免入於「詞旨枯寂」，其弊正與明季作者相等。張氏兄弟乃起而力矯之，將以縣正聲而復規矩，乃標「尊體」之說，以上附於風騷。故皋文詞選序云：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以詩人比興之義，變風楚騷之旨，轉而論詞，亦卽止庵所稱：「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蓋欲提高詞格，以振頹風，亦舍此其道末由也。其於唐代詞家，特尊溫庭筠氏，謂「其言深美閎約

」。然其說溫氏菩薩蠻十四章，以爲感士不遇之作，又稱「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未免失之穿鑿附會，此又經師之通蔽，不必厚非者也。至其甄采宋詞，獨好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等八家，以爲「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又取諸家之詞，加以詮釋，以爲「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張氏此選，本爲課金氏二生而作。金應珪爲後序，歷數當代詞家之失云：

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鳥，揣摩牀第，污穢中葷，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談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僧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鼉蜺怒噓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旣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

惟茲三蔽，足使詞格日卑。「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金序)裁僞體以親風雅，舉所有淫詞、鄙詞、游詞、擯諸詞林之外，此張氏所以獨樹一幟，竟能力挽狂瀾，而爲衆流所共宗仰也。

二張開風氣之先，崇比興，爭意格，而不甚措意於聲律技巧。且其門庭稍隘，去取過嚴。所錄唐詞，李太白(白)、溫飛卿(庭筠)、無名氏等三家。五代詞，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韋端己(莊)、

牛松卿(嶠)、牛希濟、歐陽炯、鹿虔扈、馮正中(延巳)等八家。宋詞，宋徽宗(趙佶)、晏同叔(殊)、范希文(仲淹)、晏叔原(幾道)、韓玉汝(縝)、歐陽永叔(修)、張子野(先)、蘇子瞻(軾)、秦少游(觀)、賀方回(鑄)、趙德麟(令時)、張芸叟(舜民)、王元澤(雱)、周美成(邦彥)、田不伐(爲)、陳子高(克)、李玉、謝任伯(克家)、朱希真(敦儒)、辛幼安(棄疾)、張安國(孝祥)、韓无咎(元吉)、李知幾(石)、姜堯章(夔)、尹惟曉(煥)、史邦卿(達祖)、王聖與(沂孫)、張叔夏(炎)、黃德文(孝邁)、吳彥高(激)、李易安(清照)、鄭文妻孫氏、無名氏等三十三家。凡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董氏續選，益以唐詞李太白、張子同(志和)、溫飛卿、皇甫子奇(松)、五代詞，後唐莊宗、韋端己、薛昭蘊、毛熙震、李珣、馮正中、宋詞，晏同叔、范希文、歐陽永叔、王介甫(安石)、柳耆卿(永)、蘇子瞻、秦少游、賀方回、章質夫(棻)、舒信道(亶)、趙德麟、劉巨濟(涇)、周美成、徐幹臣(伸)、陳子高、魯逸仲、葉少蘊(夢得)、陳去非(與義)、趙長卿、辛幼安、張安國、程正伯(垓)、劉潛夫(克莊)、俞國寶、姜堯章、劉改之(過)、楊炎、謝勉仲(懋)、陸子逸(恣)、高賓王(觀國)、史邦卿、方巨山(岳)、吳君特(文英)、蔣勝欲(捷)、周公謹(密)、王聖與、張叔夏、吳彥高、德祐太學生、李易安、朱淑真、徐君寶妻等，凡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董選既爲翰風所鑒定，以爲「亦先兄之志」，則謂兩本並爲二張家法，殆無不可。合觀兩本所錄，一時號稱大家者，惟溫飛卿二十三首，秦少游十六首爲最多。次則周美成十一首，姜堯章十

首，馮正中、辛幼安、王聖與各八首，南唐後主、韋端己、蘇子瞻各七首，朱希真、李易安各五首，南唐中主四首，晏同叔、歐陽永叔、張子野各三首。張叔夏則張選僅一首，而董選驟增二十三首。柳耆卿，吳夢窗，爲張選所擯，而董選各採二首。以此亦足窺見二張家法，未嘗不參酌於婉約豪放二派之間，以「醇雅」爲歸，而特措意於「文有其質」。與後來周止庵氏之專崇技巧，退姜張而進辛吳，微異其趣。文道希先生稱：「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雲起軒詞自序）然於止庵乃不贊一辭，則專崇技巧，雖足以廣闢戶庭，而接迹風騷，固惟意格是尙也。潘四農（德輿）於張選首發難端，其與葉生書略云：

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愆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闕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引見篋中詞三）

其致譏於張氏，惟在「宏音雅調，多被排擯」，而對於彼之「抗志希古」，固不敢有異辭也。

張氏傳其甥董晉卿，而晉卿論詞之作無傳。僅於止庵詞辨序內，知晉卿喜少游、玉田，且極推清真之「沈著拗怒」。又稱「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介存齋論詞雜著引晉卿說）二張不談技巧，而晉卿措意於清真之「沈著拗怒」，漸就運筆遺聲以求詞，實開止庵四家詞選之先路。張選

有振衰起廢，摧陷廓清之功，而暗度金鍼，藉傳心法，或由口授，或竟鬱而莫宣。止庵一脈相承，宏開宗派。綜其異同之故，可得而言：

臬文以「惻隱肝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爲詞家之極則。止庵則謂：「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詞辨序）臬文以詞能「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止庵則謂：「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遠。往往流連反復，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詞辨序）雖二家之說微有不同，而並尊詞體一也。臬文崇比興，止庵則言寄託。止庵之論寄託云：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纒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譬效弗遠，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績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

（宋四家詞選序論）

又云：

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介存齋論詞雜著）

夫所謂寄託，初不出乎「意內言外」之旨，皋文比興之義，已足盡之。然止庵復創爲能入能出之說，殆因鑒於初學或不免流入金氏所稱淫詞、鄙詞、游詞之三蔽，故不得不先端其趨向，而示來者以從入之塗。惟膠於寄託之說，亦多流弊。故止庵復爲之說云：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論詞雜著）

此皆暗示詞樂既亡之後，所貴乎性情襟抱之卓越，與夫識見經歷之豐富，乃足昌大其詞。若徒迷戀古人，雖日言寄託，亦難自樹。此止庵微旨，可於言外得之者也。皋文於特崇溫氏外，復標舉宋代張蘇秦周辛姜王張八家。止庵乃爲分析正變，以溫庭筠、章莊、歐陽炯、馮延巳、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柳永、秦觀、周邦彥、陳克、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唐珣、李清照等十八家爲正，李後主、蜀主孟昶、鹿虔扈、范仲淹、蘇軾、王安國、辛棄疾、姜夔、陸游、劉過、蔣捷等十一家爲變。（詳見詞辨）共得詞九十三首，而以溫庭筠、辛棄疾各十首，李後主、周邦彥各八首爲最多。次則王沂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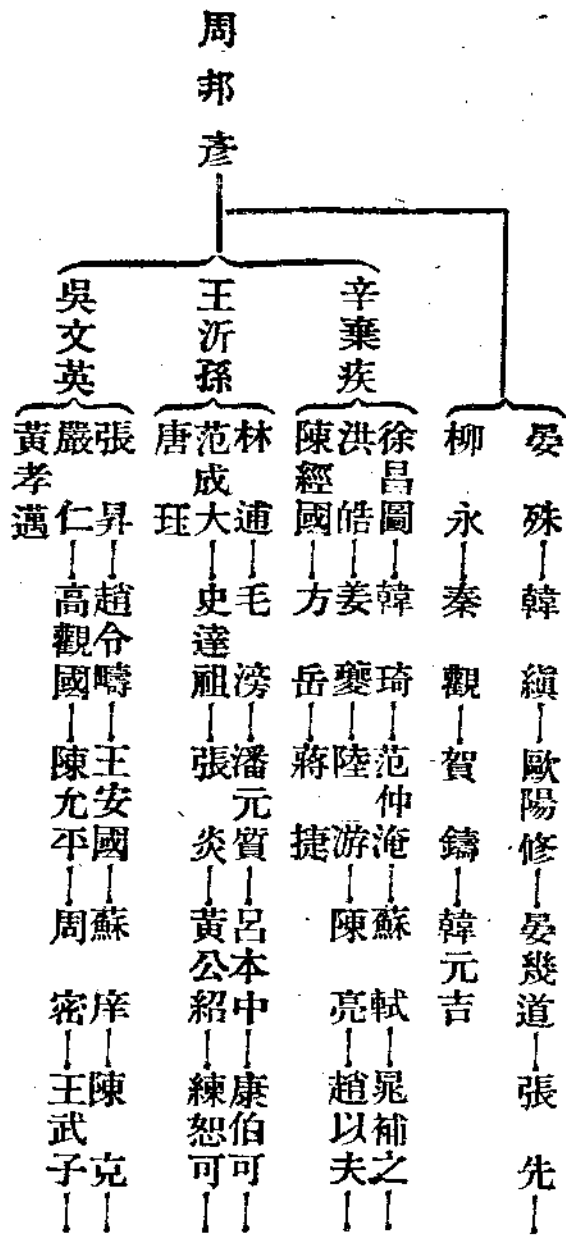
首，馮延巳、吳文英各五首，韋莊、陳克各四首，姜夔三首，歐陽修、蘇軾各二首。與張董二選最顯著之差別，即在擡舉辛吳，摺抑姜張。正變之分，復堂已持異議。（譚評詞辨跋）要其「折衷柔厚」，（譚說）導來學以津梁，固與張選並爲不朽之作也。據止庵自序，此選成於嘉慶十七年。距張氏詞選行世之日，僅後十五年。兩本相校，規模可觀。是時止庵雖頗參己見，猶未能開逕獨行也。至道光十二年，止庵標舉四家，領袖一代，以成宋四家詞選，始漸脫離二張疇範，自樹風聲。其序云：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鑿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

又稱：

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既襲前人宗派之說，以自建一系統，復示學者以修習次第，規矩步驟，昭晰可尋，樂苑一燈，爭爲世重，非偶然也。獨其抑蘇而揚辛，退姜張而進王吳，又將北宋諸公，轉隸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軒輕任情。茲就所選諸家，列表如次：



爲示學者以研究途徑計，分宋詞爲四系，而以清真爲衆流之歸宿，自是別具匠心。然常州詞派至此，已日趨於技術之講求，持論益精，而拘束漸甚，影響詞壇，亦復互有得失。所謂技術之講求，不外運筆選聲二端。止庵於詞筆之運用，一則曰：

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

再則曰：

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宋四家詞選序論）

因講求運筆，而有所謂「鉤勒」，遂不能不「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故其言又曰：「學詞先以用心爲主，遇一事，見一物，卽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論詞雜著）詞中之離合，皆關運筆之巧妙，固從事倚聲者所宜深切研尋者也。其論選聲，無紅友（萬樹）順卿（戈載）之拘泥，而深識音理，要言不煩，尤足爲學者之準則，茲爲摘錄如次：

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具聲響，莫草草亂用。

陽聲字多則沈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

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

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疊則聲牙，鄰則無力。

硬字軟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甚。（以上並詳四家詞選序論）

凡此推論選聲之法，並從經驗中來。二張以餘力爲詞，未遑措意於此。故茗柯集中如水調歌頭諸闕，雖「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篋中詞評語）而於音節間有未諧。且如「便了卻韶華」，「又斷送流年」等句，句法不合，終爲疵類，此常州詞派所以有待於周氏之補苴也。

。止庵於連筆選聲之外，又極注意於字句之安排，與關節之轉換。其說云：

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

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如金縷曲中第四韻，煞上則妙，領下則減色矣。

吞吐之妙，全在換頭煞尾。古人名換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製。換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峭勁，峭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搖曳。

聲家於此，果能悉心體驗，證以兩宋名家之作，庶可畢窺奧蘊，自闢町畦。止庵之有功詞林，蓋不僅在恢宏二張之遺業，而其廣開途術，示學者以善巧方便，誠不愧爲廣大教主矣。

四 常州詞派之拓展

江陰繆氏（荃孫）手輯國朝常州詞錄，采宜興、荆溪、無錫、金匱、武進、陽湖、江陰、靖江諸邑作者，自清初以迄清季，得人四百九十八家，詞三千一百一十闕。常州詞風之盛，於此可見一斑。雖詞派之名，出於張周二家選本行世之後，而前乎二張之作者，如顧梁汾（貞觀）之彈指詞，陳其年（維崧）之湖海樓詞，皆能幹之以風力，無纖淫枯槁之病。加以萬氏詞律，有糾正舊譜之功。宜錫詞風，已駸駸與浙西旗鼓相當，爲詞林所重視。二張崛起嘉慶道光之際，以陽湖武進爲重振詞學之中心。董氏父子傳衣

鉢於前，荆溪周氏廣波瀾於後。於是常州詞派，遂取浙派之席而代之。其占籍常州，而與二張並世，或後出之作者，則有武進黃仲則（景仁）之竹眠詞，無錫楊蓉裳（芳燦）之移箏詞，拗蓮詞，金匱楊方叔（掄）之春草軒詞，楊荔裳（揆）之瓔珞香齋詞，武進趙億孫（懷玉）之秋籟吟，惲子居（敬）之兼塘詞，陽湖洪稚存（亮吉）之更生齋詩餘，左仲甫（輔）之念宛齋詞，荆溪周木君（青）之柳下詞，陽湖錢季重之黃山詞，陸祁孫（繼輅）之清鄰詞，武進李申耆（兆洛）之蝸翼詞，金匱孫萊甫（爾準）之泰雲堂詞，陽湖劉芙初（嗣綰）之箏船詞，無錫顧兼塘（翰）之拜石山房詞，武進劉申受（逢祿）之禮部集附詞，陽湖董子誥（基誠）之玉椒詞，董方立（祐誠）之蘭石詞，方彥聞（履錢）之萬善花室詞，武進丁若士（履恆）之宛芳樓詞，董晉卿（士錫）之齊物論齋詞，金匱楊伯夔（夔生）之真松閣詞，武進費子敷（開榮）之鼓銅館詞，湯雨生（貽汾）之琴隱園詞，陽湖董子遠（毅）之蛻學齋詞，武進管孝伋（繩萊）之鳳孫樓填詞，湯德卿（建中）之筠綠山房詞，陽湖談鴻儒（濬）之雲西詞，湯果卿（成烈）之清淮詞，陸蓉鏡（容）之巢睫詞，無錫顧蘭厓（瑚）之金粟庵詞，陽湖陸康侯（鼎晉）之茶巢小隱詞，武進程香谷（兆和）之春谷詞，陽湖莊眉叔（縉度）之黃雁山人詞，史燮甫（致澤）之荆餘草堂詞，趙于岡（起）之約園詞稿，湯梅生（成彥）之聽雲僊館詞，武進汪逸雲（士進）之鬢雲軒詞，宜興徐慕雲（宗襄）之柏蔭軒詞，陽湖呂庭芝（耀斗）之鶴綠詞，徐子楞（廷華）之一規八稜硯齋詞，湯冠卿（光啓）之桐影軒

詞，武進陸子良（循應）之鷗汀詞，陽湖周韜甫（騰虎）之蕉心詞，許太眉（楫）之三樞老屋詞，方元徵（駿謨）之耐餘書屋詩餘，宜興朱少白（珩）之橘亭詞，陽湖承耀珊（越）之聽雲山莊詞，吳晉壬（唐林）之橫山草堂詞，武進沈子佩（昌宇）之泥雪詞，江陰蔣鹿潭（春霖）之水雲樓詞，武進謝子階（應芝）之會稽山齋詞，陽湖蔣佑石（曰豫）之秋雅，無錫俞芝田（敦培）之藝雲詞，丁雲盦（翼）之浣花山莊詞，沈秋白（瑩）之留滬吟館詞，江陰陸靜夫（志淵）之蘭級詞、瓠落詞，陽湖方子可（楷）之句婁詞等，雖造詣各有淺深，好尚互有出入，而或師承有自，或家學相傳，共振雅音，以趨正則，殆皆聞張周二氏之風而起者。此常州詞派之流播本州，約略可言者也。

蔣鹿潭挺生咸豐多難之秋，「爲倚聲家杜老」。（篋中詞）雖自關畦町，不爲張周所囿，且詞人之詞，與宛鄰止庵一派學人之詞殊科。然鹿潭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假薄破瑣，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李肇增水雲樓詞序）又稱：「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內言外，造詞人之極致」。（宗源翰水雲樓詞續序）由斯以談，則亦與皋文尊體之說，本無二致，特不爲止庵四家之論所牢籠耳。且止庵持論雖精，而襟抱才力，不足以當起衰之任，故其自爲詞，亦僅能造於「精密純正」（譚復堂說）而止，發揚光大，固仍有待於後賢也。

溯自茗柯詞選出而詞體遂尊，止庵詞辨及宋四家詞選出而金鍼普度，於是常州宗派，不特在本土滋

生蕃衍，且進而風靡一世。止庵以碧山爲學詞必由之徑，而極其詣於清真，海內言詞者，遂莫不以此爲正鵠。雖或不免爲才力所限，罕窺四家之全，而廣播宗風，恆不能出此四家之外。清之末季，江甯端木子疇（塚）篤好碧山，既與臨桂王幼遐、况夔笙（周頤）等合刊薇省同聲集，益振止庵墜緒，而王氏造詣尤深。彊邨先生稱其詞「導源碧山，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鍼芥」。（半塘定稿序）此足證常州詞派，由江南而移植於燕都，更由燕都而廣播於嶺表。其後王氏復與彊邨同校夢窗，又於庚子之秋，集四印齋爲詞課，由是止庵特崇夢窗之旨，遂益發揚於晚近詞壇。鼎革以還，彊邨歸隱吳下，恆往來蘇滬間，而所與商量詞學者，以夔笙與鐵嶺鄭大鶴（文焯）爲最著。大鶴雖力規白石，而對清真夢窗之校訂研尋，用力甚至，夔生亦極推服夢窗。於此又足證常派詞風，復由北而南，儼然爲聲家之正統焉。彊邨晚輯宋詞三百首，於張周二選所標舉外，復參己意，稍揚東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耆卿、晏小山、賀方回、冀以救止庵之偏失。然淵源所自，終不可掩。徒以身經世變，感慨遂深，且所見既多，門庭益廣，爰有「出藍」之譽耳。（參閱本刊第三號拙著晚近詞風之轉變，及拙編中國韻文史）

譚復堂爲清季浙中詞學大師，所輯篋中詞，於張周二氏，亦深致推挹，又詳評詞辨，發止庵未盡之奧蘊，而爲之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據此，則兩浙詞人，亦早沾常州之芳潤矣。

五 結論

清詞至常州派而體格日高，聲情並茂，綿歷百載，迄未全衰。良由「學人之詞」，適可藥末流之病，又值時變方亟，尤足以激發詞心。自茗柯鹿潭，以迄晚近王朱諸氏，莫不「文有其質」，造極登峯。推其啓發之功，固不得不歸諸張周二選也。惟是利之所在，弊亦隨之。自尊體寄託之說興，一掃淫、鄙、游之三蔽，而連情發藻，凡涉兒女而不失其正者，亦竟不爲世重，以致末流或失之僞，或失之鑿。自講求技巧之說興，一洗粗獷徑露之習，而學者遂專敵精神於「順逆反正」之運用，轉忽「惻隱肝愉」，「意內言外」之功。自止庵偏向夢窗，譽其「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又喻以「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論詞雜著）遂使學者益爲目眩，日惟求其所謂「空際轉身」者，既無夢窗之才藻以赴之，但務迷離惝恍，使人莫測其命意之所在，其笨伯乃竟以塗飾堆砌，隱晦僻澀爲工，此其病至今日而轉劇，亦止庵及王朱諸先生所不及料。自止庵深抑白石，以爲「白石放曠故情淺，局促故才小」，又云：「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論詞雜著）遂使學者不復措意於姜詞，而「清空峭拔」（張炎詞源）之境，因多汨沒。乾坤清氣，所賦於詞人者，在北宋則有東坡之清雄，在南宋則有白石之峭拔，止庵皆任情排抑，真使人百思莫得其解矣。今欲救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衷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說，小令並崇溫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游、東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爲倚聲家之軌範，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變，導學者以從入之途，不侈言尊體以漓真，不專崇技巧以炫俗，庶幾涵濡深厚，清氣往來，重振雅音，當非難事矣。

辛巳中秋前二日，脫稿於秣陵北秀村下。

宋法曲大曲索隱

曇空居士

宋有法曲。有大曲。有慢曲。其大曲法曲之詞。今所傳惟曾布水調歌頭。曹勛法曲。史浩採蓮。董穎薄媚數篇。可供研究。曹勛詞名曰法曲。其爲法曲。已明之矣。據張炎詞源云。法曲有散序歌頭。是曾布水調歌頭。乃法曲。亦明。史浩集題曰鄮峯真隱大曲。首採蓮。次採蓮舞。次太清舞。次柘枝舞。次花舞。次劍舞。次漁父舞。皆與採蓮編製不同。董穎薄媚。見曾慥樂府雅詞。目題大曲。據王灼碧雞漫志。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殺衰。始成一曲。一本實催遍歇今考採蓮。首延遍。次擷遍。次入破。次衰遍。次實催。次衰。次歇拍。次煞衰。薄媚首排遍第八。次排遍第九。次第十擷。次入破第一。次第二虛催。次第三衰遍。次第四催拍。次第五衰遍。次第六歇拍。次第七煞衰。則二曲爲大曲無疑。其鄮峯真隱大曲。採蓮舞以下。係隊舞。宋史樂志。隊舞之制。有小兒隊。有女弟子隊。其名各十。小兒隊有柘枝隊。劍器隊。劍舞當卽劍器隊。女弟子隊有採蓮隊。佳人翦牡丹隊。花舞疑卽佳人翦牡丹隊。以花舞首念牡丹花詩也。

張炎詞源云。法曲。以倍四頭管品之。（卽篳篥也）大曲。以倍六頭管品之。慢曲引近。名曰小唱。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是三者所用樂器有別也。又云。慢曲不過百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

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指等字。是慢曲卽今所傳宋人之詞也。詞源所載。有大住小住掣折打等符號。姜白石集旁譜。亦有小住掣折打等符號。與上所言符合。若大曲法曲。詞源但云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節。方爲絕唱。是則不用此等符號可知。或別有符號在曲譜中。炎書重在說歌慢曲。故略而不言耶。然詳其文義。法曲大曲。歌法相同。惟云法曲音聲近古。大曲有所不及。是慢曲乃另一歌法。毫無疑義。

詞源又云。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遍不同。其聲字疾除。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遠梁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嚶吟說唱諸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有打前拍。打後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引近則用六均拍。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遍。正合均拍。俗傳序子四遍。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台和類也。據此則法曲大曲之拍爲一類。慢曲之拍。不與相同。歌法兩樣。更無疑義。

今考詞調中。如水調歌頭。六州歌頭。又有單名歌頭者。法曲獻仙音。法曲第二。泛清波摘遍。薄媚摘遍。稍遍。霓裳中序第一。氏州第一。鶯啼序。凡此等調。皆已表明係法曲大曲中之一段。予以曾布水

調歌頭。曹助法曲。史浩採蓮。董穎薄媚四曲參考。於曾布董穎曲。略得證據。比對如下。

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

按唐沈亞之馮燕傳云。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打毬鬥雞戲。魏市有爭財鬥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旁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熱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日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可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而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

排遍第一。魏家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鬥雞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留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訪佳勝。游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聲。

予案此卽慢詞中之水調歌頭也。前闕與慢詞無異。惟兩六字句。卽叶。無五字句。末句爲六字。後闕與慢詞異。然往來尋訪幽勝二句。與慢詞同。兩六字句與前同。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聲。若除去高樓兩岸春風六字。卽兩五字句。可證其卽慢詞之水調歌頭也。

排遍第二。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閑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澹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頰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咿啞聲裏。細說深情。因遣林間雙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佩。綢繆相顧不勝情。

按一二三四句。與慢詞無異。因遣林間雙鳥兩六字句。及的的深相許以下三句。除去竊香解佩綢繆六字。亦兩五字句。既與排遍第一同。其音節亦與慢詞同也。

排遍第三。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醒。屋上鳴鳩空門。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游絲飄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憑。唯見新恩繾綣。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

按屋上二句六字。與前同。奈何二句。與慢詞中六字一句。五字一句同。

排遍第四。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閒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歎。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我。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窗間粉頸斷瑤瓊。

按起三字句三句。接六字一句。五字一句。與慢詞後闕同。爾能二句。與慢詞同。熟視二句。與前同。假手三句與前同。除去一揮霜刃窗間六字。與慢詞末二句音節同。

排遍第五。鳳皇釵寶玉彫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淩波呼喚。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擲檢羞面。妝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螭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思敗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圓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

按還被二句六字句。思敗二句六字句。與前同。想見逢迎處三句。丹筆終誣服三句。與前同。除去六字。卽五字句二句。音節與慢詞同。但驚二句。亦與慢詞同。思敗當係司敗之訛。

排遍第六。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按帶花遍三字。非是曲句。乃指此遍爲帶花拍之遍也。此遍句調。特與前不同。中間惟有兩六字句而已。而慷慨句五字。及不教句。除去不教二字。卽爲五字。其音節亦與慢詞前後兩末句同。

排遍第七。擷花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國。喜慕英雄士。賜金縉。聞斯事。頌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河山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按擷花十八。非曲詞。尤明。此遍爲末。宜其音節與前更不同。其中惟日邊二句。至今二句。與慢詞同。唐書賈耽傳。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元靖。耽之諡也。義城當作義成。

又案此曲。王明清以爲完本。將曲文與馮燕傳參看。首尾事實俱全。自無殘缺。惟概云排遍。未知孰爲序。孰爲歌頭。僅末二段有帶花遍擷花十八之標識。未明何故。

樂府雅詞。董穎薄媚。題爲西子詞。

排遍第八

怒潮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爲回頭。舊谷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卽中深機。闔閭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

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勍敵。可憐無計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按此遍無慢詞比對。惟以前後闕比對。不爲回頭以下。與歸路茫然以下。句調相同。又按此曲從排遍第八起。似非完本。大曲前有散序鞞。而後爲排遍。一至七。其爲散序鞞耶。然不應占地位如此之長。查史浩探蓮。首爲延遍。次攞遍。次卽入破。此曲排遍第八。排遍第九。攞第十。其下卽入破。雖小不同。次第相等。亦皆不載散序鞞。然則係作者所撰詞止於此。非不完全也。

排遍第九

自念平生。英氣凌雲。凜然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塗窮。來伴麋鹿卑棲。旣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往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蕭蕭。有血都成淚。備嘗險厄返邦畿。冤憤刻肝脾。

按首三句。與往將二句。及殘月以下。與前同。

第十攞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

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園。吞餌果殊資。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翦水。斜鬢鬆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繡履容易。來登玉陛。按此遍原本連寫。不分前後闋。句調亦與前二遍無一相同。

入破第一

翠湘裙。搖漢佩。步步香風起。斂雙蛾。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雖令效死奉嚴旨。隱約龍姿欣悅。重把甘言說。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靚妝洗。

按此遍有趙以夫薄媚摘遍可比對。錄之於下。

桂香消。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田園。獨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休把茱萸吟玩。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闌。吾生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迴廊月又滿。

按徐本立詞律拾遺。謂俞蔭甫云。此調韻甚疏闊。恐園字寬字是韻。均是平韻互叶也。今以曲證詞。知園字非韻。寬字是韻。因知凡詞有一連數句不叶韻者非疏闊。乃原調如此。周柳詞正有此等處。柳詞尤多。校詞者必欲整齊之。是未明此理也。又以此詞校曲。知雖令效死奉嚴旨。死字是句中韻。快

悅。甘言說。悅說二字是韻。凡曲平上去入四聲同叶也。又因此知詞與曲原相同。此詞校曲祇天教句多一字。曲末句多二字。是曲有增字。或詞有減字。可悟會布水調歌頭第一遍。與慢詞不同之故。而由會布水調歌頭。又可悟其音節在律。句法腔調。前後可顛倒互換。今之填詞者。惟依字填字。甚至拘守四聲。以爲合律。乃笨伯也。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祟。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商傾妲己。吳王却嫌胥逆耳。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綵鸞翻妒伊。得取次於飛共戲。金屏看承。他宮盡廢。

按此遍前後闕末。均四字二句。

第三袞遍

華宴夕。燈搖醉粉。茵菖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闔苑蓬壺。景盡移於此。花繞仙步。鶯隨管吹。寶帳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喚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伊。

按此遍前後闕微異。末二句均四字句。與前同。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窺虛實。早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尙畏忠義。斯人旣戮。又且嚴兵。卷土赴黃池。觀釁種蠶。方云可矣。

按此遍姦臣獻佞下。及後闕。悉與第三衰遍同。祇又且嚴兵句。少一字。

第五衰遍

機有神。征鼙一鼓。萬馬噤噤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斂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竟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棄。身在今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唳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按此遍第三衰遍全同。祇唳鶴句少一字。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鏢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尙望論功。榮還故里。降令曰。吳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縱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蛟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蕪荒鹿戲。

按此遍與第四催拍全同。

第七煞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烟鬢。玉佩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鴻。俄遷玉趾。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遽別恨無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况當時。金殿裏。

按此遍煞袞。與前諸遍均異。惟前闕末仍四字句二句。

曹勛法曲。無慢詞可比對。與柳永法曲第二。周邦彥法曲獻仙音比對。無一相同處。史浩採蓮。亦無慢詞可比對。惟其採蓮舞。有採蓮令。查與柳永詞句調無異。其次所唱漁家傲。畫堂春。河傳。皆與今所傳詞調無異。其太清舞所唱詞。爲四十五字。亦分前後闕。核無與今所傳詞調相同者。後有破子四十四字。與前四十五字者相比對。其前闕句調改爲後闕。後闕句調改爲前闕。並換作平韻。其首句作兩三字句。故少一字耳。查洪适番禺調笑。其破子仍是調笑令。可證此破子。卽前詞調也。史浩柘枝舞。有射雕遍歌頭。缺字甚多。地位凡占二十六字。無考。又有柘枝令二。其一缺字多。其一完全。凡五十字。前缺字者。殆與相同。核與今所傳詞調無相同者。花舞有折花三臺。凡五十四字。亦核與今所傳詞調無相同者。劍舞所唱詞。僅霜天曉角。漁父舞所唱詞。皆漁家傲。則與今所傳詞調無異也。

疎篁館雜綴

無覺

頃從友人陳柱尊教授處。假得日本阿部房次郎氏印行爽籟館欣賞六巨冊。所載皆氏家藏歷代名畫。攝影精印。直與真蹟無殊。中有宋遺民鄭所南翁畫蘭。原爲清宮藏本。乾隆嘉慶宣統三朝御璽。赫然具在。流往域外。爲時當尙不遠也。所南翁自題一絕云。「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後附元明諸家題句。多爲世不經見之作。因並錄之。留供譚助。陳深題云。「芳草渺無尋處。夢隔湘江風雨。翁還肯作楚花。我亦爲翁楚舞。」中吳王育賦云。「所南老翁磊落人。胸底飽含萬劫春。吐出必須作怪異。聚空削有還強陳。撮山捏雲欲隱袖。爭自兩手無力空張唇。歸來垂頭默無語。攫然捉得身內神。從此縱橫踏天地。顛狂闊步誰能倫。倒拂溪藤直畫蘭。花紫葳蕤香可餐。清風無聲煙露翠。月白凝秋半夜寒。入夢迷人燕姑醉。相逢援琴愁對歎。老翁不見今何在。忍着遺墨眉皺攢。人亦香兮蘭亦香。相思脈脈欲斷腸。雲開山阿見圭璧。風散羣飛聞鳳皇。長使消搖不拘束。與蘭千載共幽芳。」烈哲云。「雨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靈均不可見。惆悵對幽芳」。餘澤題云。「南子毫端有古香。不求或與意尤長。如今好事非前輩。祇愛昌陽掛屋梁。」「曾游澧上過湘中。祇見葩花作小叢。近日靈均生意轉。衡從千畝媚春風。」

學山詩話續

緘齋

宜南洗象迎初伏。萬騎千車夾水看。法駕舊儀從鹵簿。玉泉新漲試波瀾。蒲甘國破封難復。莽氏民存業遂殘。留汝南荒遺老在。可堪有齒已先寒。此閩縣鄭蘇堪孝胥己丑年觀洗象詩也。京師象坊。例以六月於御河洗象。緬甸越南。本中國屬國。每入朝。象隊列爲貢品。自英吉利滅緬。法蘭西滅越南。朝貢遂絕。光緒中葉。鹵簿象隊僅存。吾曹在都觀大駕出。已僅有二象。末年遂絕迹。

蘇堪龍州雜詩云。一旅當邊鎖。中朝意甚輕。瘡氓殊未活。強對况難櫻。坐見前車覆。竊論臥榻爭。官家方省事。付與老諸生。時方爲廣西邊防督辦也。在龍州凡兩年餘。武進孟純孫爲其幕客。著有廣西邊事旁記。今此書流傳於坊間者已罕矣。龍州督師。固是重寄。然事多掣肘。政府又非有收復屬國之意。等之冗官。故其在龍州之詩。多牢騷抑鬱之辭。自比於竄身南荒。廬江吳彥復保初曾有句調之曰。詩人而爲邊帥。房瑄復見於今。蓋蘇堪嘗與人書。有以詩人而爲邊帥之語。

蘇堪自龍州還。終慈禧垂簾之日。遂不復出。於海上築海藏樓。有終焉之志。前此雖有海藏之名。而未嘗有樓也。娶女伶金月梅爲妾。後復放去。其在龍州。有抱膝絕句云。抱膝南荒老不才。祇應隣敵化疑猜。雲鬟緘札今俱絕。海內何人更見哀。自注云。余舊有詩云。海內相哀能幾輩。殷勤緘札賴雲鬟。又

雜詩云。年光如逝水。流落付一歎。卷中有崔徽。緘封不能看。蓋皆爲金月梅作也。

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漲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媽。彭媽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媽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一沈吟。義甯陳伯嚴吏部三立過天津戲贈癯公詩也。癯公者。廬江吳彥復之別字也。非順德羅揆東惇。羅較彥復同時而稍後。彥復爲吳提督長慶之第二子。先是海內有三公子之目。三人者。一陳伯嚴。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一陶翰存葆廉。陝甘總督陶模之子。一譚復生嗣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皆以其父在官而子能通達時務目之。其後又有四公子之目。則陳陶而外。加丁日昌之子叔雅惠康。及彥復。則皆能詩者也。而丁巡撫吳提督皆久物故。是時陶總督陳巡撫亦歿矣。彥復官刑曹。值光緒親政。下詔求言。草陳時事疏。言人所不敢言。尙書剛毅覽之不悅。抑不得上。遂棄官南歸。疏言變法自強。必入主奮發有爲。毋與宮人宦寺狎暱。以博奕演劇爲戲樂。斯能進賢遠佞。而權不下移。諸言變法者。徒臆舉庶政。效法泰西強國。役之於彼而忘其本。無異於徙宅遺妻。主權下移。則貪墨者得因緣爲奸。忠憤者或矯枉過正。馴至天下大亂。且曰。權不在君。必移於其臣。權不在臣。必移於其民。權不在民。必將移之外人。有權之國強。移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今此疏載在其北山樓集中。彥復當庚子辛丑間。寓滬之梅福里。其門聯有曰。卜居梅福里。未上杜根書。蓋謂其疏抑不獲上也。庚子後。天下事更不可爲。遂沈溺於醇酒婦人。益自頹放。彭媽者。本滬妓。彥復納之。愈窮

困。乃移居天津依袁世凱。後竟病偏廢。臥床數歲而歿。

陳伯嚴哭薛次申詩云。錦衣玉貌過江人。幾躋塵埃賸我親。萬憾都移疽發背。九原更恐債纏身。羽毛自惜誰能識。圭角難磨稍未純。此後溪橋候明月。一披蕭卷一酸辛。自注云。君彌留時。以蕭尺木書畫卷子見遺。言後觀此卷。如覩我也。又有還金陵走視次申雨花台殯宮五言云。尋常客還時。蹀門君踵至。今我萬里歸。不聞枉車騎。君果安往耶。魂定旋拭淚。本期親執紼。愆策十日轡。越晨造殯宮。繞郭雲籠異。飛揚鏢吹聲。霧鬱草木氣。僧寮橫兩棺。殉姬列其次。漆光颺蛛絲。捫拂中如醉。爭衡夸毗場。餘此野哭地。亘古誰無死。嗟君死顛躓。生世所遭歷。祇供疽發背。骯髒排世人。獨結塵外契。宿昔促膝言。沈沈在肝肺。乘興泛酒舫。月橋每聯袂。閒遊侶亦失。衰寒更何冀。掩帷立空塔。仰警冥鴻逝。次申爲四川興文人。署兩江總督薛覲唐煥之子。光緒間以道員需次江蘇。其歿也。以背疽潰不獲治。歿之前一日。其姬人仰藥殉。秦淮妓也。

劉放中山詩話云。鞠。皮爲之。實以毛。蹙踢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踢鞠）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白。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樸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

門下。予案蹴毬之戲甚古。嘗見元人畫宋太宗蹴毬圖。持竿。其末作曲柄狀。正類今歐洲哥而夫毬所用竿狀。亦於平地爲之。近人有賦哥而夫毬詩者。其詩曰。一隅之地無小邱。學作常山蛇勢修。步駕橋屋施層樓。侏儒雖細不得游。曲柄倒置短竿頭。持蹴彈丸通以溝。眼中兒戲行且休。英相老死誰復優。末語指英吉利前內閣張伯倫也。張伯倫最喜蹴哥而夫毬。漢書霍去病穿城蹋鞠。穿城未知何云。其類今之哥而夫毬穿地爲溝耶。史記處後蹴鞠。則非一人戲。亦有比賽也。唐音癸籤謂唐變古蹴鞠戲爲蹴毬。其法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則又有類於今之籃毬足毬矣。小章費盡磨礱手。鈿閣精鑄玉璇鈕。漫嫌石量過輕纖。絕藝雙雙今罕有。東來海客苦搜尋。塊兩價重如黃金。估人貪大不取小。周人胡盧笑不禁。此余昔賦韓約素小印詩也。印高大不及半寸許。石質爲田黃洞。小璇鈕爲楊玉璇所鑄。今人評田黃過兩以上則價昂。且必老坑。新坑不值價也。老坑者。康熙間陳日浴所採。當時佳者已掘盡。鄭杰藥鑪集舊載有壽山石譜云。十二濟壽山石記云。壽山在重巒複澗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花。志云。所產石類珉。志語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上言。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卽得之者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年間。射利之人。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珀者。玻璃玳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縵者綺者縹者葱者艾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者。如鷹褐如蝶粉

如魚鱗如鷓鴣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峯巒波浪。穀紋膩理。隆隆阼阼。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嶂。或雨後遙岡。或月淡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層濤。或蒲萄初熟。顆顆霜前。或蕉葉方圓。幡幡日下。或吳羅麗彩。或蜀錦巒文。又或如米芾之淡描。雲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噫。亦異矣。夫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茲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滇志。點蒼之石。白盾青青。具山水草木之狀。今施諸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瑩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元真備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屬。深入礪礪。雕鏤點染而復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值。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則鳴。使茲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珉玦。何必曰琕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貴。茲爲價僅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爲章。甚且計兩而二三其緡。顧孰與茲石。尤陸離滿目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茲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卮無當。有萬籟時乎。昔者靈壁之石。米元章尙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匡石鍾林陸廬兄弟。率購藏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記一則。以當藏石。庶天下知閩之奇如此。杰按。邇日人所爭重者。白田爲最。(情似羊脂玉。偶有紅筋如血縷。卽高雲客所云皎潔則梁園之雪。溫柔則彩燕之膚。入手使

人心蕩。次黃田。（通黃如爛柿者佳。更有淡黃一種。間有紅筋。亦他石所無。又有連江一種。質硬性燥。多裂紋。歷久變黑色。不堪持玩。初出時。人竟爲其所愚。）次水洞。（一名魚腦洞。通明如水晶。質膩性滑。卽高雲客所云白濯濯如冰雪澄。沁人心腑。更有黑色者。爲牛角洞。尙易得。又有一種天藍洞。不多見。卽高雲客所謂出青之藍。蔚蔚有光是也。）次艾綠。（色如艾葉初生。青翠可愛。不可多見。大者尤難。謝在杭品爲第一。）次黨洋洞。（精瑩略似水洞者爲上。又有黝色者。五色者。奇色者。色雖不一。而質本溫潤。較勝他石。）次高山洞（通明媿於水洞。有掛紅者。有紅白夾半者。有奇色者。惟質實者爲下。）次都靈洞。（五色爛斑。溫純深潤。閩人罕能辨者。卽高雲客所謂郊原春色。桃李葱蘢是也。）次芙蓉洞。（質如于闐白玉。嫩而脆。將軍洞爲上。半山次之。質粗而多砂者爲下。更有紅黃紫及各奇色者。雕工象其形勢。雕琢人物山水。奇妙欲絕。卽高雲客所謂瓜瓞紅白者是也。）次月尾紫。（以青紫光膩爲上。大者甚難得。豬肝色者不足取。）次奇崗。（崗音良。質堅而情理可愛。五色爛漫。卽高雲客所謂霞紅雲青相雜者是。）石之佳。大概有此數種。俱產水坑。然而已絕響數十年矣。近之所售。皆發之山蹊。姿色闕然。體質堅燥。雖有五色花紋。不耐賞鑒。余素有石癖。積三十年。大小得五百枚。皆吾閩先輩所遺留。鈕多出之楊玉璇周尙均二家所製。隨囑友人林雨蒼篆章。石旣陸離斑駁。無妙不臻。章復規秦摹漢。諸法咸備。一展玩間。真覺心神俱爽。摩挲不忍釋手。因集

注韓居印存一册。附列鈕式。注明石品。斯逸不作。篆隸失真。習篆不能研究說文。習隸不能規撫漢室諸碑。下筆全無古法。而圖章尤不可問矣。余友林雨蒼耽金石。工六書。篆法李丞相。廓落方圓。隸法蔡中郎。方勁古拙。久爲世重。所作圖章。直紹三橋宗派。鏤金劃玉。文樸藝工。譬若斷壁殘圭。古色可挹。雨蒼著有印史印商貞石前後篇。及爲予製印存。可與薛穆生漢燈。練元素名章匯玉二譜。並垂不朽。予案今人稱洞作凍。此誤書同音字也。據鄭氏所記諸洞名。當作洞。卞氏謂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鄧氏則謂邇日重者爲白田。黃田第二。水洞第三。而艾綠居第四。毛西河後觀石錄。記有艾葉綠二。白花鷹背二。皆楊玉璇製鈕。白花鷹背二。又名灰白花錦。則名目繁多。不屬於產地之分析矣。鷄血石。諸書不載其名。其亦白花鷹背之類耶。

一年不見靈鷄子。風調平生遂渺茫。地下精魂應聚泣。人間瘡鬼果猖狂。青蠅弓客言堪痛。蒼狗浮雲事可傷。高誼自慚輸范式。素車誰叩汝南喪。沈冤未敢訴天關。帝遣巫陽召楚魂。畫餅聲名真自累。蓋棺功罪竟誰論。明堂異日思前席。幽室何年照覆盆。料有據床人更慟。白頭揮淚視諸孫。此仁和吳董卿用威挽江建霞京卿標詩也。建霞爲湖南學政。繼之者徐仁鑄。皆朝官中之能持清議者。其在湖南。主張維新。值湘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湘士之舊派者所不悅。及戊戌事變。同時被黜。未久徐江遂先後逝世。建霞死。其母尚在。故末語云云。董卿與建霞交誼至深。方建霞初入詞林。同蘇籍過滬。流連數旬日。

其贈送知交聯扇。悉爲董卿所代筆。董卿固善書。今市間有鬻建霞墨迹者。多董卿行書。識者亦莫之辨也。

筠軒漫錄

惠瑜

涼葉飄簾。淒蟲絮壁。夜窗無俚。讀江陰蔣鹿潭水雲樓詞。滿紙秋聲。掩抑低回。不能自己。其淒涼犯夜泊萬福橋云。「平蕪黯淡連鴉陣。危灘時響風葉。夜潮乍起。蘆根浪湧。估帆催歇。深杯倦潑。聽風激哀笳亂咽。正遙空寒星數點。旗影動殘雪。誰念荒江外。鐵甲生寒。淚華冰結。枕戈夢短。壞雲堆餓鷓啼絕。醉倚貂裘。問知否霜袍凍裂。但平沙。萬幕寂寂擁夜月」。及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云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鶉聲幻鬼。敲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谿燐火乍明滅。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鳴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溼。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賸絹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二詞寫烽煙流離之狀。恍同親歷。因憶往歲。江洲之行。以時晏不得渡。荒亭待曙。北風砭骨。月黯霜濃。衣履皆白。同行者環坐相視。寒噤幾不能語。惟聞遙村犬吠。悽戾如豹。及旅雁哀鳴而已。當時風鶴之驚。飄零之感。故園回首。更有不忍言者。若寫以成詞。當不讓其悽苦。所恨無鹿潭之筆耳。

吟邊小識卷二

階青俞陞雲

詠花鳥之詩多矣。若晚唐人之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稱佳詠。但專詠花鳥。不若王右丞之興闌啼鳥散。坐久落花多。以身所見聞者寫之。便饒情味。此盛唐人詩之高於後人處。

年光飄羽。又逼清明。最易感人懷抱。蘇東坡詩。惆悵東闌一枝雪。人生能得幾清明。近代錢籀石侍郎詩。杏花村店不勝情。二月風光出趙城。楊柳插檐人上塚。江南明日作清明。許廷榮大令詩。乍逢寒食客中情。麥飯誰家隴上行。如雪梨花如線柳。當年容易過清明。周心羅丁山湖詩。春波瑟瑟小橋橫。十里沿河似掌平。記得年時輕舸別。杏花疏雨近清明。陸蘭墅西湖詩。旋摘新蔬供野飯。晚風湖上過清明。同此石泉槐火光陰。而感時撫事。各人之懷抱殊也。

趙進美詠梨花詩。暮烟無語更依依。清影含春望欲迷。莫向後庭歌玉樹。故宮風雨已全非。別裁集評梨花詩。謂此作起結俱佳。語超而韻遠也。進美字崑叔。明崇禎進士。身當易代。宜其詩之哀以思也。又有雜感詩云。曉日村烟斷。寒雲野燒平。日落兵傳檄。天寒吏索錢。詠禁旅云。爭餉喧諸將。徵師到百蠻。傳聞都護怒。郡縣事方艱。寶劍紫驂騮。雙弓映錦鞍。解鞍成一笑。少婦在樓頭。時當邊烽與寇警。交乘。而文貪武嬉若此。顧亭林感事詩云。細柳年年急。萑苻歲歲增。求官逢碩鼠。馭將失飢鷹。視趙

詩尤爲慨切。鄭與僑金陵詩。春江競覓王孫艸。夜月爭酣燕子牋。時則明社已屋。江左苟安。乃君臣荒恣。若樂其亡。謀國者知所鑒矣。

詩有不着藻色。而自含情韻者。程松園詩。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朱青湖詩。春當三月原如客。人過中年欲近僧。吳哲甫詩。逢花客有流連意。對月人多歎息聲。汪端光詩。江雨無情天漠漠。春燈如水夜迢迢。又豔豔亭臺圍煖夜。沈沈烟雨送芳年。皆耐人詠歎。

山東掖縣諸生毛秉正。殉明季甲申之難。其後人在老屋檐隙中。得手書絕命詩云。七尺付江魚。誰能更卜居。靈修空復爾。故國竟何如。其時距甲申已五十餘年。而殘牋忽現。殆靈爽所護耶。信陽諸生岳寄。亦明季殉國。有苦雨詩云。疏陣聽還密。高雲望復低。兩烈士之遺音。僅此飄零斷句耳。

唐人詩中。句眼用上字者。右丞之墟里上孤烟。子美之花蘂上蜂鬚。行蟻上枯梨。皆善用上字。近人詩如老屋殘陽上蘚花。炊烟團綠上畦桑。破碎秋光上短衣。松頂上藤花。咸有思致。詩家用上字入句頗多。就憶得者錄數語。忘其姓名。惟憶松頂藤花句。爲趙士冕贈山僧詩也。

南宋詩人。喜江湖幽雋一派。至四靈而佳詠益多。月泉吟社。尤爲後勁。林霽山其領袖也。所作可前躋石湖。後躡梧溪。其詠老松云。山林猶古色。風雪自窮年。題陸秀夫廣陵牡丹詩後云。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春暮云。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贈同舍云。西風戍角催年換。殘夜江

樓見日生。秋夜云。窗扉半掩秋蟲急。猶有殘燈守故書。贈天台吳君云。夢回殘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送方山人云。明日孤帆鴻影外。東風殘雪過曹江。元日云。寒窗書卷燈花曉。衰鬢江湖柏酒春。送徐君云。鄉心荔子熏風國。客路槐花細雨時。別友云。湖海已空彈鋏夢。山林猶有著書年。五言如野色延幽步。秋聲入暮年。老石棲雲定。疏松過雨香。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鬢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皆清和秀婉之音也。

唐太宗稱虞世南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餘事工詩。爲書名所掩。其和鸞興詩云。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濤。侍宴云。綠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烟。自是初唐風格。其效也。太宗歎曰。世南爲人倫準的。此後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紀映淮。字阿男。工詩翰。甫屆中年。其夫杜李殉國難。映淮兵火流離。堅貞茹苦。遂輟吟詠。所傳之詩句。皆係少作。其五絕云。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五律詠桃葉渡云。清溪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波明秦代月。香帶晉時春。莫謂供憑覽。因之可結鄰。不僅棲鴉流水點秋光句。爲漁洋山人激賞也。

錢裘山中丞。乾隆時以會試第一人入詞林。工畫山水。在思翁烟客之間。任廣西學政時。自題畫冊云。萬壑千巖夢古迴。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

吳氏瓶花齋。汪氏振綺堂。乾隆間。皆進呈善本書籍。光緒初。丁大令丙。遍訪遺書。有書庫抱殘圖。黃太史國瑾題詩云。厄餘與集見昌期。樓閣湖山感係之。猶向武林談舊事。瓶花振綺進遺書。

丁文誠公稚璜。任封疆二十餘年。爲同光朝名臣。其少日登岳陽樓詩云。晉代以還杯在手。希文而後我登樓。已隱然以經世自任。與左文襄之萬山秋氣赴重陽。破瓦頽垣百戰場。塵劫難消三戶憾。悲歌誰識少年狂。同一英雄氣概也。

左文襄詩。僅見磨盾餘瀋一卷。其配周夫人。著有詩集二卷。中有文襄赴京應禮闈試時。夫人寄詩云。燕臺八詠氣橫秋。采筆崢嶸俯九州。想見盛年豪氣。惜未見其詩也。

王阮亭取施惠山五言詩。作摘句圖。余愛誦其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得天然韻致。又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句。身歷其境。歎多字易字之確也。

海甯徐韻蘭女史。雙江晚渡詩云。江頭春水生。隔江人喚渡。烟際鶻聲柔。夕陽在高樹。春日云。闌角春陰紅溼處。一肩微雨摘櫻桃。與葉小戀之開簾一硯櫻桃雨。同其風致。

唐中丞炯。曾以千人守縣州。拒萬餘勁寇。其從軍行云。十室九摧滅。雞犬聲斷絕。戰血溪流殷。劫燒荆榛黑。仰見天日陰。黯淡照旌幟。寫兵後殘狀。淒然滿目。不僅賦競病之工也。

唐人之僧慧野渡歸吳嶽。雁帶斜陽入渭城句。王阮亭謂不若陳戶部子文之斜日一川汾水北。秋山萬點益

門西。能狀蜀棧之景。余謂不若鹿場零雨迷周道。雁影斜陽沒漢宮之懷古蒼涼也。

唐高宗時。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昌齡。好竊取他人佳句。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非特全首襲取李詩。且每句強冠二字。殊鮮意味。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存郭正一。張之活剝詩已見矣。而郭正一則僅有和公主出降詩。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禮盛親迎晉。聲芳出降齊。不知所謂生存者。卽此詩否。

史鳴鶴。字松喬。善畫梅花。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葉。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妙境。與山陰童二樹。皆以畫梅稱。而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各有所長。錢泳贈鳴鶴詩云。伸縑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注云。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云。

嘉慶時。李教諭雲章。曾得趙忠毅公鐵如意一柄。作長歌紀之。其如意之款識尺寸。序述甚詳。著有咫聞齋詩集。其五言如永平道中云。寒日盤雕影。山泥凍虎蹤。竇店早行云。衣霜秋旅健。塔火夜禪孤。五古如桂林竹鳥山云。蟻道出羣峭。石梁天際橫。互如劍鋒仰。人在鋒上行。容足一線苔。踏雲千步程。山風颯然至。舉體鴻毛輕。斜陽照笠屐。影落山溪清。溪邊莫王廟。小憩披荆榛。荒碑久磨滅。但見神猊猶。七律如汜光湖懷古云。誰教玉輦親犀甲。終見珠襦出豹房。皆集中擅場之作。

津門李玉蟾女史。過函谷關題壁。有空留五千字。流弊到申韓句。議論卓絕。孫若玉賦夕陽詩。得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十字。爲時絕唱。性酷愛貓。嘗集古今事實。著銜蟬小錄。兩女史詩。一以識鑒勝。一以神韻勝。皆閨媛之特秀者。

趙松雪自畫小像。紙本。長尺許。僅畫半身。戴一笠。著月白氅衣。微有黑鬚。丰神俊偉。洵元世祖稱爲神仙中人也。自題七律一章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擬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備明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人日。

趙孟頫自題。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固非素願也。

王應樛村居詩。明星懸似月。古樹立如人。老農驚小吏。熟犬吠新衣。人謂其頗似姚武功。

楊龍友侍郎。負文武才。文章氣節。爲明季清流。其洵美堂集。傳播甚稀。陳臥子爲作詩序。深致推重。其繪事上追李黃。近匹沈董。吳園次曾題畫云。不見楊公二十年。畫中岩壁尙依然。當時若有扁舟在。呼出人間郭恕先。其仿大癡秋嶺鳴泉卷。梁章鉅爲題識。光緒間。陳太史松山。曾於京師見之。李佐賢書畫鑑影云。龍友九峯三泖圖。紙本。高六寸半。長一丈五尺。卷前沙痕峯影。以焦墨橫塗。夾水蔭以垂柳。中幅大山層疊。溪澗迴匝。間以山村。飛瀑盤空而下。重岩複岫。迤邐而遠。沙岸外。小山如浮。征帆如蟻。孤亭瞰水。位置皆宜。此卷藏通州李氏。宣統初。曾見於琉璃廠肆。今不知流落何許。

龍友嘗自題其畫云。生捲老雲皴白石。不將媚骨點青山。可想見品概也。

孔東塘藉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言之慨然。宋牧仲爲題詩云。陳吳名士共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何意揚塵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陳吳謂陳定生吳次尾。狎客謂柳敬亭蘇岷生也。

明遺民鄭昉。字慕倩。嘗於陳伏廬齋中。見其畫墨竹一角。風骨稜然。其上題詩云。雲隱全龍標數甲。管窺半豹測微痕。漫猜高節無端委。意共芳蘭不寄根。詠竹亦寫其遜世之懷。遺黎殘墨。彌足重矣。

黃媛介皆令。工詩。兼善丹青。幼許楊氏。久客不歸。父兄勸改字。執不可。卒歸楊氏。詩名藉盛。恆以輕舸載筆墨。游吳越間。僦居西泠段橋頭。凭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有離隱詩自序曰。古有朝隱市隱漁隱樵隱。余以離索之感。成肥遯之志。爰作長歌。題曰離隱云。李良年贈詩。有柳絮滿園香茗拆。侍兒添墨寫春山句。其風致可想。嘗有五言詩云。燈明惟我影。林寒鳥稀鳴。窗中人息機。風雪初有聲。誦之如午夜聞清梵音。河東君與錢牧齋。評閨秀之詩。謂艸衣之詩近於俠。皆令之詩近於僧。其白蓮南嶽之遺響乎。

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佳句。張舉昌黎之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旂。柳州之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康熙間。程夢星太史午橋。中年歸隱。詩有瀟灑出塵之致。七言如十里烟深因水近。一年秋早爲山多。軒因惜竹三間小。樓爲看山四面寬。一院雨聲留客後。半窗梅影上燈初。花落尙攜沽酒榼。潮來爭泊賣魚船。五言如飢雀晚仍下。老梅疏轉清。林藏前日雪。雲度半湖陰。格調雅近宋賢。午橋嘗築五貺樓。貯友人所貽珍玩。以琴杖爲最佳。琴爲隆萬間。僧一漚子所藏。乃賜自神廟者。杖產於洪源縣萬花谷。方整明潔。勝天台山所產。谷中多方竹。而明潔者不易得。午橋皆爲賦詩。比於楊鐵崖之七客寮云。李太史玉洲。詩宗盛唐。其贈友云。楊柳曉風張散騎。芙蓉初日謝臨川。綏德州云。牧馬千羣歸大漢。孤城三面抱黃河。惜身後詩板散失矣。

京師太液池。其源引西山玉泉。屈注而來。至故宮之西。分而爲三。曰南海。曰中海。曰北海。以北海風景爲最勝。雙橋跨其南。五亭倚其北。而瓊島峙於中央。清波四繞。俯臨則芡荷送香。遠眺則羣峯環翠。循石磴百餘級。而登白塔。南見故宮。萬瓦琉璃。鱗鱗在目。四望則九門皆見。坊巷人家。盡爲樹色所掩。碧海茫茫。直與雲山相接。池畔有高宗書瓊島春陰碑。昔年爲禁地。乾隆時。高學士江村。因僦直南書房。賜游太液。爲詞臣異數。學士有金鼈退食曰。瓊島爲遼后妝樓故址。歷金元明三朝。皆有宮殿。今殘石壞礎。猶有刻雲物。及廣寒殿字。賦梳妝樓懷古詞。調倚臺城路云。雕闌幾曲屏臺上。舊是廣寒宮宇。綺閣迎風。珠錢漏月。想見玉虹金露。穠華無據。但錦石生苔。秋花點土。豔粉香脂。珮

環聲作疏疏雨。堆雲橋外徙倚。尙澄湖一片。晚霞孤鶩。雁柱調絃。鸞牋寫怨。何限當年情緒。長安砧杵。共蟋蟀悲吟。惹人詞賦。繫馬垂楊。依依聽梵語。詞中所謂堆雲橋外者。乃堆雲積翠坊。正當長橋之南。今尙丹碧燦然。坊下游人。已易四朝冠佩矣。

李中簡侍講。屢掌文衡。得人極盛。紀文達公贈詩云。廉衣振高節。真氣自驚衆。其弟子趙懷玉贈詩云。儼犀屢愁生計短。賜園猶憶主恩寬。可見其品節。七古專學大蘇。近體則頗近唐賢。五言詩云。香花陳臘鼓。雨雪入春犁。疏燈明遠郭。孤棹撥寒烟。七言云。京口樓臺秋入夢。廣陵風雨夜題詩。金馬雲開雙表出。夜郎天盡萬山平。送戴東原云。避地高名孫祭酒。傳家絕學鄭司農。過沅州云。空山洞穴留秦贅。古廟香花賽范妻。自註云。地多范大夫妻廟。蓋沿范蠡載西子游湖之說也。

李才蒼字去華。絕意仕進。愛訪名山。人稱其詩歌有雄宕氣。惜存稿寥寥。僅見其交城道中詩。寒雲狐突廟。初日呂梁山一聯耳。

馬昭諫詠長明燈詩。不知初點人何在。只見當年火到今。與白香山詠柳詩。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俛仰同感。

宋宮人餞別汪水雲處。舒鐵雲題詩云。當年荆棘臥銅駝。天上星辰一剎那。別淚可能填碧海。夢魂從此渡黃河。南朝詩史青山在。北鄙琴聲白髮多。爲問會稽唐義士。冬青花發近如何。題楊愨公祠云。力排

宰相冰山冷。聲撼郎官鐵鎖香。題虎邱二姜先生祠云。家國傷心同日破。死生揮手兩朝恩。皆有沈鬱蒼涼之氣。他若孤棹迴殘雪。春潮擁夕陽。一角紅樓深樹杪。爲誰風露夜開窗。則又清婉不羣也。

徐燦。字湘蘋。順治朝大學士陳之遴素庵繼室。能詩文。工書畫。善寫宮妝美人。筆姿古秀。衣紋如蕁葉。尤善繪水墨大士像。先後繪大士像千餘幅。以祈母壽。著有拙政園詩餘。素庵相國。雖兩朝冠劍。湘蘋則時有故國之思。其少年游詞云。夜來明月。依然相照。何物似前朝。踏莎行詞云。碧雲猶疊舊山河。月痕休到深深處。青玉案詞弔南都云。戈船千里。降旛一片。莫怨蓮花步。皆有哀思之音。嘗與素庵在合歡花下聯吟。賦水龍吟詞云。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勸其引退。而素庵戀位。致不以功名終。管夫人漁家傲詞。勸趙承旨早歸。同一高朗之懷。

唐武后能文辭。曾製昇仙太子碑文。并書。又有夏日游石淙詩序。皆刻石。嘗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二句。問何人所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佑日也。即日賜綵帛百匹。於朝臣文字。頗能鑒別。乃其撰三教珠英。取文辭之士。皆天下選。擢徐彥伯居首。彥伯與韋暹李互。雖有河東三絕之名。而所作詩文。喜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鷓鴣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竹馬爲篠簕。進士每效之。時人謂之徐澁體。武后固知詩者。而取此詭僻之材。以冠多士。何耶。

北地嚴寒。水上冰凝如鏡。居民乘冰牀往來。許西灝詩云。到處回頭都是岸。從今託足不隨波。頗具妙

喻。

宋玉叔安雅堂詩。錢牧齋稱其天才雋朗。吳梅村稱其明麗溫潤。其激宕者。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爲同時名宿。推重如此。茲取其喜誦者。錄十餘聯。五言如秋聲催髮白。疏雨逼燈青。酒鎗朝尙臥。花箭夜來添。宿酒呼兒勸。殘棋共客爭。明月羌村笛。秋聲佛閣鈴。花徑留紅葉。空堂掩素琴。柳重栖烟色。荷枯碎雨聲。重游五峯云。白雲相識舊。紅葉再來多。先聖殿云。幘尊春殿裏。絲竹古牆中。懷友云。有書常隱姓。無夢不沾衣。七言如山色淺深隨夕照。江流日夜變秋聲。漸喜疏桐能受雨。尙憐新筍未成斑。瓠子寒沙天外盡。太行秋色雨中多。金榜蟬文程邈篆。玉函龍氣老聃書。少華西來朝白帝。太行東望走黃河。銀漢欲斜爲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采筆曉含瓊鳥露。生綃高捲洞庭雲。榕城樹古傳螺女。薇省花香飽荔奴。皆集中之金和玉節者。其古體詩。如懷胡副憲及蟋蟀吟。皆有漢魏遺音。以篇幅較長不備錄。

龔芝麓尙書。嘗大會文士。擊鉢成詩。以趙進美詩。最爲擅場。趙早得時譽。與姜如須方密之陳臥子相酬唱。七律如金陵懷古云。虛說連營屯鶴尾。豈知高艦下龍驤。燕支列肆開中苑。烽火傳書置御牀。七絕題畫云。泛泛漁舟直到門。田田荷葉大於盆。若添茅屋依修竹。便是江南雨後村。其佳句不僅梨花詩也。

黃姑卽牽牛。見荆楚歲時記。而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渺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以黃姑爲織女也。

自六代以來。佛寺盛興。山川勝處。輒有琳宮梵宇。掩映其間。張船山詩。居人常住真奇福。過客能游亦勝緣。游其地者。佛香盈座。清磬悠然。令人有出世之想。唐時詩僧靈一有句云。白雲深處老僧多。塵想一空。宜其多享名山甲子也。

宋太守之普。止宿田家。感其留客殷勤。主人曰。君勿謝。余亦當年行役四方者。宋贈詩云。人生在家念行路。有時儂亦出門去。歎此鄉之俗厚也。

高念東侍郎。爲順康閒山左名家。張榆村嘗云。侍郎每宴飲賦詩。代座客作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執筆者幾不停書。傳觀後。稿卽棄之。王漁洋稱其唾欬珠璣。而用之如泥沙。洵有之也。愛誦其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閒句。命畫工爲寫二圖。宋牧仲筠廊二筆。載其逸事云。當爲少宰時。夏月獨行郊外。於柳堤納涼。有推小車載瓦器抵堤下。屢擁不得上。招公助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蓋至。驚曰。此高公。何得乃爾。公笑而去。其天懷洒落如是。五言詩之佳句。如鳥醒樵客夢。花滿定僧衣。有情皆酒伴。無事卽良辰。山色春逾翠。林陰午乍開。七言如夢來燕子東風外。春在丁香細雨中。遠信乍如新夢斷。舊詩尋作故人看。店嘗鄉味能加飯。馬識歸途不待鞭。遺殿久隨原燒沒。寒花猶上女牆生。

。晚歲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比登仙。七絕送王貽上云。我欲留君風雪裏。旂亭同聽小蠻歌。詠秦鏡云。炯如秋水了無塵。曾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雨後云。雨聲昨夜添多少。又展芭蕉一葉青。故宅云。斜陽忽見臨池影。六十年前舊主人。五絕如春暮云。好鳥解評花。對坐枝頭語。似數夜來紅。幾點隨風雨。生平所作。不下萬首。隨手散棄。趙秋谷輯其遺詩。爲棲雲閣集。不及其十之一云。

董北苑瀟湘圖。爲董思翁舊物。後歸畢秋帆尙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灤澗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有漁人。布網澆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二語。爲畫境。前後有名人三跋。思翁一生畫學。頗得力於此。

李白賦蜀道難一篇。或云意譏章仇。或云譏嚴武之暴。爲房相杜甫危之。甫性傲慢。嘗不冠而見嚴武。武賦詩。有何須不着鷓鴣冠句。甫答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疏。相傳武積不平。欲殺之。冠鈎於簾者三。遂止。李詩是否果爲杜作。雖不可知。而其篇終殺人如麻。不如還家等句。必有所指也。李詩詠蜀道難。雖有逾分語。但蠶叢奇險。人所共知。而陸暢傲之。更爲蜀道易。以美章皋。詩云。蜀道之易。易於履平地。言蜀道易於康莊。未免擬不以倫。欲美章皋。何事不可借喻。而必作此強詞耶。

崔不雕以黃葉聲多酒不辭得名。人稱崔黃葉。王秋史有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及亂泉聲裏

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人稱王黃葉。近見田露淇詩。秋從黃葉聲中老。天向青蕪盡處低。亦可稱田黃葉也。

南唐二主詞輯述

階青俞陞雲

敘

五代之詞。尙矣。傳李唐之薪火。爲趙宋之先河。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以國君而擅詞手。秀壓江東。與薛顧韋馮方美。而諸家選本。胡季直僅選中主一首。後主六首。張皋文選中主四首。後主七首。如陟岷岡。尙多美玉。茲從明萬歷年。呂遠據宋本所刻。及花庵詞客以後。諸家詞選所取者。衡校而錄之。得中主詞六首。後主詞二十六首。述其舊聞。加以詮說。以振其緒而廣其傳。俾詞社諸子。便於習誦。二主於社屋以後。藉長短歌詞。得垂聲於後世。文字之壽。繇於國祚矣。辛巳孟夏。樂靜居士俞陞雲識於故都。時年七十有四。

南唐中主

應天長

一鉤初月臨妝鏡。蟬鬢鳳釵慵不整。重簾靜。層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柳堤芳草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卻病。

詞寫春夜之愁懷。初月蟬鬢二句。先言黃昏人倦。重簾三句。更言樓靜聽風。下闕聞柳堤汲井。曉夢驚回。皆昨夜之情事。至結句。乃點明更闌酒醒。愁病交加。通首由黃昏至曉起回憶。次第寫來。柔情宛轉。與周清真之蝶戀花詞。由破曉而睡起而送別。亦次第寫來。同一格局。其結句點睛處。周詞云。露寒人遠雞相應。從行者着想。此言春愁兼病。從居者着想。詞句異而言情寫怨同也。

望遠行

玉砌花光照眼明。朱扉長日鎖常扃。餘寒不去夢難成。爐香烟裊自亭亭。遼陽月。秣陵砧。不傳消息但傳情。黃金臺下忽然驚。征人歸日二毛生。

上曲寫所處一面之情景。惟寒夢難成。醒眼無聊。但見爐烟之亭亭自裊。善

寫孤寂之境。其下遼陽秣陵。始兩面兼寫。傳情二字。見聞砧對月。兩地同懷。結句言忽見北客南來。雪窖遠歸。鬢絲都白。則行役之勞。與懷思之久。從可知矣。此詞花間集。花庵詞選。花草粹編所載。有數字異同。今從舊鈔二主詞校定。

浣溪沙

手捲眞珠上玉鉤。依然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此調有數名。詞譜名山花子。爲唐教坊曲。又名南唐浣溪沙。梅苑名添字浣溪沙。樂府雅詞名攤破浣溪沙。高麗樂史名感恩多。卽每句七字浣溪沙之別體。其結句。加思悠悠接天流三字句。申足上句之意。以蕩漾出之。較七字結句。別有神味。翰苑名談云。清雅可誦。藝苑卮言云。青鳥二句。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詞句。著於詩中不得。

前調

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瀾。還與韶光同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

荆公嘗問山谷曰。江南詞何者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曰。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爲妙。馮延巳對中主語。極推重小樓七字。謂勝於己作。今就詞境論。小樓句。固極綺思清愁。而馮之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託思空靈。勝於中主。馮語殆媚茲一人耶。

浣溪沙

春恨

風約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雁語。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詞人賦春恨者多矣。皆未明言。此詞獨標題之。首二句。寫景婉妙而有風韻。

。晚唐佳句也。值此芳辰。而沈郎多病。以病緣愁起。故下闕接以鴻雁鷓鴣二語。一見天遠書沈。一見欲歸不得。深愁脈脈。惟有花知。未肯逢人而語。其用情之專摯可知矣。

帝臺春

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侶。共攜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倦客。愁旋釋。還如織。淚暗拭。又偷滴。漫倚遍危闌。儘黃昏也。正是暮雲凝碧。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飛絮三句。不言訴愁與花絮。而云花絮知我春愁。自對面着想。用筆有迴旋之致。轉頭四句。皆三字一句且多仄韻。節短而意長。論情致則婉若游絲。論筆力則勁如屈鐵。拚了忘得二句。春蠶絲盡。蠟炬成灰。詢情至之語。真能徹悟者。世有幾人耶。

南唐後主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亡國之音。何哀思之深耶。傳誦禁廷。不加憫而被禍。失國者不殉宗社。而任人宰割。良足傷矣。后山詩話。謂秦少游詞。飛紅萬點愁如海。出於後主一江春水句。野客叢書。又謂李白之愁高灑瀨堆。劉禹錫之水流無限似儂愁。爲後主詞所祖。但以水喻愁。詞家意所易到。屢見載籍。未必互相沿用。就詞而論。李劉秦諸家之以水喻愁。不若後主之春江九字。眞傷心人語也。

烏夜啼

昨夜風兼雨。簾帷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敲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

算來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此調亦唐教坊曲名也。人當清夜自省。宜嗔癡漸泯。作者轉起坐不平。雖知浮生若夢。而無徹底覺悟。惟有借陶然一醉。聊以忘憂。此詞若出於清談之名流。善懷之秋士。便是妙詞。乃以國主任兆民之重。而自甘頹棄。何耶。但論其詞句。固能寫牢愁之極致也。

一斛珠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挹殘殷色可。杯深旋被春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雖綺靡之音。而上闕破字韻頗新穎。下闕繡牀三句。自是俊語。楊孟載襲用之。有春繡絕句云。關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阮郎。翻用前人詞語入詩。雖能手不免。

菩薩蠻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我獨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起句用翻筆。明知難免。而我自消魂。愈覺埋愁之無地。馬令南書本注云。後主子夜歌調。有淒然故國之思。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香消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珊枕膩。錦衾寒。夜闌更漏殘。

西清詩話云。後主歸朝後。嬪妃散落。追懷江國。所作詞皆含思淒婉。此詞殆亦入宋後作。釵影粉痕。依依在目。在亡國失家以後。香消燭盡。而兩人心意。不與同消。君心我意。惟有天知。所謂疾痛則號天。寧有濟耶。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

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閒裊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西清詩話云。後主圍城中作。此詞未就而城破。缺後二句。耆舊續聞云。家藏後主詞二本。中有臨江仙詞。塗注數字。未嘗不全。朱竹垞詞綜云。相傳缺後二句。爲劉延仲所補。據耆舊續聞所載。故是全作。宣和御府。藏後主行書二十有四紙。中有臨江仙詞。按昇州被圍。一年之久。詞中所云。門巷人稀。淒迷烟草。想見吏民星散之狀。宜其低回羅帶。慘不成書也。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多少淚。沾袖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月明吹。腸斷更無疑。

此詞在唐時爲單調。至宋時始爲雙調。後主詞。本單調爲兩首。故前後段各自用韻。車水馬龍句。爲時傳誦。當年之繁盛。今日之孤淒。欣戚之懷。相形而益見。兩首意本一貫也。此調有數名。一名謝秋娘。一名春去也。一名

夢江南。一名夢江口。一名江南好。一名望江梅。皆取昔人詞中字以命名。光緒間。成漱泉刻唐五代詞選。錄後主望江南詞四首。皆作單調。其後二首爲明萬歷間。呂氏選本所未載。附錄於後。其詞意似與前首不類。

閑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絃江面綠。滿城飛絮混輕塵。愁殺看花人。
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珠玉詞校記

虞山毛氏汲古閣本

如皋 冒廣生 疚齋

點絳脣

宮簾

何義門校鵝湖周氏寫經書屋鈔本簾誤葦以下簡稱周本

呈珠

周本作笙歌何從毛改呈珠

雙蛾

花草粹編蛾誤娥以下簡稱粹編

浣溪沙

周本作攤破浣溪沙

三月

和風紅臉面 仁和勞氏補輯本臉作粉應依改以下簡稱勞本

紫臺

周本作紫檀

青杏園林

周本此首列三月和風後毛以是永叔作刪去粹編作晏同叔

初春

六一詞作初試

一曲

草堂詩餘作晏叔原詞後引漁隱叢話晏元獻公云云則仍珠玉詞也以下簡稱草堂

紅蓼小船 周本誤水缸

綠葉黃蜂 周本蜂誤蝶

珠箔 周本作朱箔

楊柳促歸程 周本促誤從

一向一向 勞本作已是

菩薩鬘

淡白 周本作嫩白

著時 周本作看時

秋花最是迎秋 全芳備祖秋誤春

人人盡道摘取承金盞 周本作摘承金盞酒應依改

千長算 周本算作壽何從毛改算按摘取句依毛則失調此句不用壽字又與酒字不

叶蓋當作摘承金盞酒勸我千長壽或摘承金酒盞勸我千長算亦可何僅改一壽字

非是

訴衷情

芙蓉馨香 樂府雅詞拾遺作芳香以下簡稱雅詞

欲重陽 雅詞欲作近

紅樹間疏黃 雅詞作紅葉間疏篁

思量 雅詞作淒涼

數枝搖落 粹編作落葉周本搖作零何從毛改搖

珠綴海棠 周本此首列世間榮貴後毛以是子瞻作刪去按全芳備祖作晏詞

珠綴 備祖珠作枝

誰與 備祖作澹誰

臉邊濃 備祖臉作靨

似葉 備祖似作如

占取 東坡樂府作共占注一作占取備祖作共占

採桑子 粹編有花中獨占一首為集所無

陽和免使 周本使誤便

櫻桃謝了 全芳備祖作晏叔原詞

絲哀 備祖作絃哀

時光滴淚 粹編作淚滴周本同

雁一 粹編作一雁周本同

酒泉子

當年 周本作當時

又

徧被 粹編作徧拆周本同

望仙門

仙歌 粹編作山歌周本亦作山何從毛改仙

清平樂

總把 總應作縱

春來 秋去 草草 粹編作忡忡周本同應依改

金風 細細 金風 粹編作西風

紅箋 小字 在雲 周本作穿雲

更漏子

薜華 濃 花庵詞選此首題作佳人以下簡稱花庵

雪藏 梅 花庵此首題作早春

相思兒令又

醉殺 周本作醉來

贏得 羸應作羸

喜遷鶯

花不盡航船 周本航作舫應依改

燭飄花掩爐 周本爐作燼應依改

殘照 周本照作點應依改

曙河低釵鈿 周本作鈿釵

萬壽 周本作爲壽

撼庭秋

幾回 周本作夢回

目斷 周本日誤日何從毛改目

天遙 周本遙作邊何從毛改遙

胡搗練 粹編此首作晏叔原

小桃花與早梅花 梅苑作夜來江上見寒梅粹編同

盡是 梅苑作自逞粹編同

品格 梅苑作標格粹編同

未上 梅苑作爲甚粹編同

佳人 梅苑作美人粹編同

秋蕊香又

雙蛾 粹編蛾誤娥

滴滴金 粹編此首作周美成

對離筵駐行色 粹編作黛眉顰愁春色

便疎隔 粹編便作相

合有人相憶 粹編作見了方端的

燕歸梁

祝筵長 周本筵作延應依改

金鴨香爐航船 周本航作航應依改

望漢月

絮如雪 粹編絮下有飛字周本同應補

怎奈 粹編奈下有向字周本同應補

少年遊

霜華滿樹 金黃 備祖作黃金

西風 備祖西作東

謝家庭檻 芳晏 周本作芳宴應依改

雨中花

眠未足 粹編眠誤睡

紅窗聽

天付與 周本付作意何從毛改付

睿恩新

重新 周本作重深應依改

紅絲一曲 周本作一簇

分彩線 粹編分誤粉

新悴 周本作欲粹按粹編此首後有玉樓人一首憶遠人二首闕名疑亦同叔作

玉樓春 周本作木蘭花花庵草堂及粹編有綠楊芳草一首後附詩眼一條為集所無

暗折 粹編折作拆周本同應依改

一去 歲時廣記作欲去以下簡稱廣記

雲中 廣記作雲間

歸來 廣記作飛來

簾旌浪卷免使 周本作免更

燕鴻過後 此首見六一詞

鶯歸 六一詞作春歸

長於 六一作來如應依改

幾多時 宋本歐陽文忠近體樂府卷末校云一作不多

秋雲 六一作朝雲

池塘水綠 此首見六一詞

風微映 六一風作春

重頭 六一作從頭

錚深 六一深作鏗周本作琮

闌下 六一作簾下周本誤闌干

斜日 六一作紅日

玉樓朱閣 橫金 粹編作黃金應依改

朱簾半下 此首見六一詞

去後 六一作過後

紫微 朱槿 紫微 微應作薇

玳筵 周本玳誤蛾

春葱 指甲 此首見六一詞

條垂 六一作垂條周本同應依改

錚深 六一深作鏗周本作琮

紅條 約束 此首見六一詞

紅條 六一作紅絲周本同應依改

壠頭 六一壠作隴應依改

言不盡 六一作留此恨誤恨字重韻

鳳啣盃

無限箇 周本限誤恨

愁放 周本作愁望

留花不住斜向 粹編作斜白周本同應依改

新寵 粹編作新恨周本亦作恨何從毛改寵

柳條飛綠 周本作飛絮應依改

細絲 周本作細絃應依改

到處 周本處下有裏字

踏莎行 花庵題作春景

怯露 花庵作泣露

時時 花庵作穿簾

帶暎 周本暎作緩應依改

祖席離歌別宴 粹編宴誤晏

碧海無波 周本作日盡

蕭蕭 粹編作瀟瀟

綠樹歸鶯當歌 周本歌誤時何從毛改歌

月下 周本作月夜

小徑紅稀花庵題作春思

蝶戀花

露垂 周本作雲垂何從毛改露

四坐 周本作四座應依改

紫菊初生共愛 周本作共慶應依改

南春 周本闕春字何從毛補按當作南山

簾幙風輕 此首見歐陽文忠近體樂府

午醉 歐作午後草堂同

餘花 歐作紅英雅詞同草堂作餘紅

消息二句 雅詞作羌笛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斷

六曲 蘭干 花庵題作清明此首載陽春集及近體樂府醉翁琴趣

誰把 歐作誰抱周本同

鈿箏 琴趣作秦箏

海燕雙飛 陽春作驚飛驚下注別作燕子雙歐亦作驚飛

濃睡 歐作濃醉

鶯亂語 陽春作慵不語

玉梳 冰寒 周本此首列六曲蘭干後毛以是子瞻作刪去按延祐本東坡樂府無毛刻東坡詞

有

惶鬆 東坡作惺惚應依改

荷花 東坡作桃花應依改

結斯 東坡作結新應依改

梨葉 疎紅 周本此首列玉梳冰寒後毛以是永叔作刪去醉翁琴趣作鳳棲梧按粹編亦作同

叔梅苑又有千葉梅花一首小山詞已載

疎紅 六一作初紅

珠露 六一作秋露

一夜 六一作夜夜

檻菊愁煙 周本作鵲踏枝

彩箋口尺素 周本箋下亦闕何補兼字非粹編作憑字慈谿胡氏輯本箋作鸞闕字作無

紫府羣仙 周本作鵲踏枝

人間媚 周本媚作世應依改

玉堂春

觸處 周本作處處粹編奪觸字

後園春早 梅苑載此首調作小桃紅誤

殘雪 梅苑雪作臘

惱亂 梅苑惱上空格無亂字

漁家傲

齊喝調 粹編喝作揭周本亦作揭何從毛改喝

荷葉紅驕綠掩 周本作紅嬌綠嫩應依改

波文 周本作波紋

荷葉折須 周本作折猶應依改何從毛改折須非是

青涼綠 周本綠作繖應依改

爭奈 周本作苦恨

彩筆丹青 周本此首列楊柳風前下毛以是六一詞刪去

彩筆 六一作粉芷

未得 六一作不得

彩線 六一作線線

蓮葯 六一作荷的

葉下 情無盡 周本情作絲

溪邊 風聲 周本作雨聲

四望 周本作回望應依改

宿蘆 關攢 還似 周本還作開應依改何從毛改還非是

葉軟 周本葉作華應依改何從毛改葉非是

剛向 周本剛作憑

越女 採蓮 鬪豔 周本豔作間何從毛改豔

流水慢 周本慢作謾

粉面 啼紅 相過 周本作相遇應依改

幽鶯 慢來 染就 周本作染盡

長相憶 周本長作人何從毛改長

楚國細腰醉折 周本作醉折應依改

凝望 周本作凝坐何從毛改望

嫩綠堪裁雨聲 周本作雨晴應依改

破陣子 粹編此首作十拍子花庵有燕子來時破陣子一首為集所無

燕子欲歸人間 周本誤人閑

憶得去年全芳備祖作晏叔原詞

已滿 備祖已作正

玉人 備祖玉作主

所惜 備祖所作可

瑞鷓鴣 周本無題

泣朝雲 梅苑泣作染

妖嘖 周本嘖誤類

特染 梅苑特作時周本作持

不掩 梅苑作不及

西歸 梅苑作西來

江南殘臘間破 梅苑作聞道應依改周本作開破亦非

猶疑 梅苑作難疑粹編作稍疑周本亦誤稍何從毛改猶

帶人嬌

任粉痕 周本任誤低何從毛改任

奈向 周本作奈何

玉樹微涼嘉慶日 粹編嘉作喜

輕櫛 應作輕攏

秋高一葉嘉瑞 周本作嘉瑞

連理枝

高簾 周本作高簾

嘉宴 粹編作家宴周本同

畫呈 粹編作畫呈周本同

綠樹
鶯聲按曲 粹編作按舊

長生樂

嘉會 粹編作佳會

來添福壽 葉譜作福壽來添應依改添字韻也

閨苑
神仙筵壽 詞律作延壽應依改

玉女至三清 玉女句失一韻詞律云中多難句豆處以此

祝千歲長生 周本作千歲得長生

山亭柳 周本無題

見採 周本採作采應依改

落淚 粹編作淚落

拂霓裳

玉色 周本作五色應依改

至心 疑知心

喜秋成張綺宴 宴字失韻

會此日 粹編奪會字周本同

願百千 周本奪願字

笑秋天笑秋天 粹編笑作樂周本同

綴露 粹編綴作上周本同

數行 周本誤數竹

姻家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有明鈔大小晏詞卷首有鵝湖周氏寫經書屋案定繕本朱

文長方印又汪士鍾藏白文長方印又何焯朱文長方印何字朱文圓印修汲軒朱文長方印朱文汪振勳印白文樸泉二方印編次與毛不同永嘉夏癯禪錄有副本戊寅十月假歸校記卷中朱筆校改皆出義門然殊不精往往據毛以改原鈔不誤之字致有點金成鉄者疚齋記

名臣言行錄稱殊詞張子野爲之序今傳寫久佚卷中所引胡本一條勞本二條據夏映庵選註二晏詞引俟覓得兩本再爲詳校也

珠玉詞補

浣溪沙 以下五首毛刪從周本補校見前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著薄羅裳柳絲無力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閒愁閒悶日偏長爲誰銷瘦減容光

訴衷情

海棠朱綴一重重清曉近簾櫳臙脂誰與勻淡偏向臉邊濃
看葉嫩惜花紅意無窮如花

似葉歲歲年年占取一作共占春風

蝶戀花

玉腕冰寒銷暑氣碧簟紗幮向午朦朧睡鶯舌惺惚原作惶鬆如會意無端畫扇驚飛起 雨後

初涼生水際人面桃花原作荷的的遙相似眼看紅房猶抱蕊叢中已結新原作斯蓮子

又

梨葉疎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銅漏咽誰教社燕輕離別 草際蛩吟
珠露結宿酒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朱簾一夜朦朧月

漁家傲

彩筆丹青描未得金針彩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鷓鴣 夜雨染
成天水碧朝陽借出臙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新蓮葍

阮郎歸周本列瑞鷓鴣詞後按是馮延巳詞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胡蝶飛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幙

垂秋千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歸

如眉 陽春眉下注一作絲

畫梁 陽春梁下注一作堂

雙燕歸 陽春歸下注一作栖

玉樓春 春恨 花庵詞選 此首又見草堂詩餘花草粹編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情三月雨 無情不似多情
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離情 草堂作離愁粹編同

破陣子 春景 花庵詞選 按歷代詩餘亦作晏殊

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日長飛絮輕 巧笑東
鄰女伴采桑徑裏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鬪草贏笑從雙臉生
如夢令 草堂詩餘 按此首載淮海詞歷代詩餘亦作晏殊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采桑子花草粹編 按此首載小山詞

花中獨占春風早長愛江梅秀豔清杯芳意先愁調角催 尋香已落閒人後此恨難裁更
曉須來却恐初開勝未開

花中 小山作花前

調角催 小山作鳳管催

更曉 小山作更晚應依改

虞美人花草粹編 按此首載小山詞

小梅枝上東君信雪後花期近南枝開盡北枝開長被隴頭游子寄春來 年年衣袖年年
淚總爲今朝意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

總爲 小山作堪爲

小鴻 小山誤小鳴

玉樓人花草粹編 按歷代詩餘亦作晏殊

去年尋處曾攜酒又還是向南枝見後宜霜宜雪精神沒些兒風味減舊先春似與羣芳鬪暗度香不待頻嗅有人笑折歸來玉纖長儘露羅袖

又還是 詞律拾遺云葉本無又字

以下簡稱拾遺

不待 拾遺云待一作須

憶遠人花草粹編 按歷代詩餘亦作晏殊調作憶人人題作梅二首

密傳春信微粧曉景淡佇香苞欲綻臨風雖未吐芳心奈暗露盈盈粉面 何人月下
一聲長笛卽是飛英亂憑闌莫惜賞芳姿更莫待傾筐已滿

微粧 詩餘作微裝

曉景 詩餘作曉豔應依改

淡佇 詩餘作淡佇應依改

飛英亂 拾遺云粹編英下有凌字按有凌字是惟粹編無此詞拾遺恐據他書誤引

又花草粹編 歷代詩餘亦作晏殊

前村滿雪難尋香豔無奈清香漏綻烟稍霜萼出牆時似暗妬壽陽粧面 幽香浮動無緣
攀賞但只心勞魂亂不辭他日醉瓊姿又只恐陰成子滿

煙稍 詩餘作煙梢應依改

心勞 詩餘奪勞字

蝶戀花梅苑 按此首載小山詞

千葉梅花誇百媚笑面凌寒內樣妝先試月臉冰肌香細膩風前偏稱東君意 一捻年光
春有味江北江南更有誰相似橫玉聲中吹滿地好枝長恨無人寄

梅花 小山作早梅

偏稱 小山作新稱

一捻 小山誤一稔

相似 小山作相比

六么令梅苑 按此首載小山詞

雪殘風信悠悠颺春消息天涯倚樓新恨楊柳幾絲碧還是南雲雁少錦字無端的寶釵瑤席
香口新聲拚作尊前未歸客 遙想疎梅此際月底香英白別後誰繞前溪手揀繁枝摘莫
道傷高恨遠付與臨風笛儘堪愁寂花時往來更有多情箇人憶

香口新聲 小山作彩絃聲裏應依改

香英白 小山白作拆粹編作密

恨遠 粹編作懷遠

往來 小山作往事應依改

玉樓春全芳備祖 按此首歷代詩餘作僧揮

飛香漠漠簾帷暖一綫水沈煙未斷紅樓西畔小闌干盡日倚闌人已遠 黃梅雨又芭蕉
晚鳳尾翠搖雙葉短舊年顏色舊年心留到如今春不管

雨又 詩餘又作過

金荃玉屑

趙叔雍

讀詞雜記

雲謠集雜曲子跋

雲謠集爲唐人寫輯之詞。凡三十首。向藏于燉煌石窟。爲千餘年來所未傳之祕笈。而亦詞總集之萃甲也。石室藏有數本。均爲外人所獲。輦之海國。分藏于倫敦巴黎圖書館。國人初亦未有知者。迨日本狩野博士西游。驚獲其書。約略錄記。函告上虞羅叔言君。其書始少傳于中土。顧羅君以狩野所錄。初非足本。亟欲窺見全豹。乃逕函法國伯希和博士逐錄全文。乃伯氏寫來。亦僅十八闕。無當于三十之數。叔言亦卽據以刻入燉煌零拾。此爲國內第一刊本。維時朱彊邨吳伯宛兩先生。知有是書。咸欲得其足本。會董授經大理罷官赴歐考察司法。因屬其就倫敦書藏。物色原本。董果得之。手繕以歸。吳伯宛立付石板印行若干冊。此爲國內第二刊本。然其闕失正同于巴黎藏本亦僅十八闕也。彊邨翁亦卽據此十八闕。與臨桂況夔笙先生。刻意鉤稽。補撰校記。爲刊入彊邨叢書中。時則叢書早已殺青。流播頗廣。彊邨乃別印數紙。分貽友好。俾增訂于壓卷之先。而坊間所售。往往或無此集。是爲國內之第三刊本。迨民國十九年庚午。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赴巴黎。又得見其另一原帙。適符三十首之數。因爲輯入所編燉煌掇瑣中刊行。是爲國內之第四刊本。彊邨欣爲足本。可以補倫敦本之缺也。遂復重加蒐校。寫定付梓。而

彊邨遽歸道山。竟未及見全書之剞劂。迨龍榆生爲編遺書時。始發篋付刊。以償其遺志。是爲國內之第五刊本。亦卽校訂最精之足本矣。綜此五本。實異流而同源。各本分具王靜齋羅叔言朱彊邨龍榆生諸跋。(吳伯苑石印本。迄未之見。不知有無序跋。)考訂精審。原書具在。無俟贅陳。余撰詞總集考。則列此爲歷卷。蓋余所甄錄唐人曲子。合此凡四種。其他載三二首不等。又無總集之題名。獨此題名雜曲子。是非出于一手可知。而三十首下。初不注明作者之姓氏。則其作者當未必見知見重于當世。或更爲里巷所習聞。未暇詳考。卽亦無由知其作者之姓氏也。夫唐詞合樂。以歌爲主。既有宮調。填以文字。始謂之詞。詞有文人雅集。就撰于賓筵之間者。則大率爲宴喜之用。相公曲子。太尉金荃。人所共喻。此一流也。然亦有但取實文字以爲歌唱之資。則撰者本不必出于文人騷客之手筆。但求便歌以赴節奏。情文之供衆賞。正無待于句工組繡。字貴推敲。俾爲傳世之資。附諸藝林之列。此蓋又一流也。緬維當日。此三十首。或出于歌樓酒人之口吻。或卽爲伎家操索之羣工。見有舊譜。爲撰新歌。率意取男女愛悅傷離惜別之情事。緯之以音節。被之于歌筵。推其用心。正不在文字之求工。而務合于管色。乃此不必求工之作。有天籟以傳其至情。有風會以範其文字。適以近俗之便。遂極行遠之長。一時聞者旣加激賞。閱世久遠。更令讀者驚其樸茂。爭相著錄。此固爲當日作者之所不及料也。至當日雖布之管絃。而傳唱紛繁。卽未必確有定本。于是好事之徒。彙其所得。次第成編。惟其時時習聞。出之口授。而疏于

詞也。遂至訛奪不可跡讀。亦惟其僅便歌者。而歌者之往往就譜以爲偷聲減字也。故又輒同調而異譜。蓋文人之作。按付紅牙。卽號知音。終有一問之未達。故雖按譜尋聲。一字一句。惟恐失之。乃不如歌者之減字偷聲循絃赴節。轉足以遍行闔閭。家喻戶曉。又惟此好事者之貴在存詞。蒐書寸卷。而本無題識之可言也。則錫以雲謠之嘉名。而兼題雜曲子。以示原本之本不出于一家。諸詞之亦非屬于一宮一調。實則一時盛行之曲。必不止此三十首之數。輯者或就其所聞。僅得此數。抑自所聆諸歌次第其心賞神會者。以選存此三十首。則固末由考見于百世之下矣。自有一家之寫本出。而後有傳錄之他本興。異文訛字。則又傳錄者展轉之誤。亦或各就其所習聞。而不必校其異同。要之雲謠一集。出于不負時譽之撰手。成于好事者之綜錄。則爲必然之事。大雅不作。古歎無聞。同溯盛時。杳同夢寐。輯讀旣竣。因更爲推定而系之以跋。珍重關識。

唐人寫本小曲三調跋

上虞羅叔言參事于唐本春秋後語紙背上。得唐人所書三小詞。是爲一人所撰。或雜錄諸作。不可考也。況夔笙王靜安兩先生均以曲調爲證。各撰跋文。分見于觀堂集林蕙風詞話。余則謂燉煌本屬邊地。惟以唐代古文。聲教遠暨。蕙風先生之論。自尤可徵。夫以春秋紙背。偶錄小詞。書者情致之間雅。清趣可知。以愚斷之。此必非作者所書。以作者工詞。何必書之于紙背。而又必非一家之言。蓋誠欲繕錄名篇

。亦不當假之書尾。此必當時本地所流行之曲調耳。耳熟能詳。寫官士子。遂繕春秋。偶發遐思。卽就紙背書一二名章俊語。以自破其岑寂。蓋晨夕搦管。對此斷爛朝報之剖析探討。已甚感其無味也。故非特不爲一家之詞。亦或習聞而不知爲伊誰之作。夫歌樓酒市。龔使奉卮。正不必求知作者之行誼。寫官更非通人。遂繕無俟問學。故所錄春秋。依據原本。未必不無訛奪。而此小詞三首。乃至乖謬省文。幾至無可通詰。詞中法家王靜安以意逆志。蓋僅乃得之者。由茲取證。寫者之非作者可知。而其雜錄羣編。蒐諸一帙。謂爲選政之初基。亦固無不可者矣。靜安每以此三詞。爲人書之扇頭。二十年前。侍座蕙師講席。時見握此聚頭。商量舊學。歲月不居。墓木均拱。翻閱校稿。不禁涕泗之漣洳矣。武進趙尊嶽記。

唐人寫本曲子影印本跋

唐人寫小詞五首一小葉。闊廣僅三四寸。兩面作書。字各六行。折疊爲二。所謂蝴蝶裝也。其前後兩首。均有缺文。蓋殘葉耳，亦出燉煌石室。旋流入京師廠賈之手。日人橋川時雍得之。傳惜華爲作題跋。並影印于北京畫報。其跋以爲此三調亦必開元舊譜。若能假定爲雲謠集所佚者。則庶可以少補雲謠之闕。又其中魚歌子一首。與羅叔言所藏另一唐人寫本者相同。惟字句略有歧異耳。余對以唐人小詞擅擬爲雲謠佚曲之說。未敢苟同。（後雲謠得見足本。此說無俟更論。）蓋唐人歌譜。流傳邊徼。歌樓選句。多

用此數調。正如今日南部煙花之時唱五更鮮花諸曲牌也。家絃戶誦。隨手掇記。固不必視同珍品。列諸結集。亦非雲謠之以雜曲子自名。矜爲選政者可比。意者歌樓酒家。倡人樂手。攜便記誦。或奉爲賓客之省覽。或用爲雛鬟之清課。故紙僅盈寸。表裏兼書。其不加重視可知。特百世之下。瞻溯明詞。旣驚其文字之罕傳。又得就以追憶當日酣歌之盛況。因列諸秘笈。寘之青箱。此則誠所不及料者。固亦不必泥于雲謠之名。轉滋款案。至傅氏謂魚歌子可以補羅藏別本之佚文。則羅藏別本。本非雲謠。而一詞之見于兩選家者。向亦比比皆是。無足深怪也。橋川生有雅骨。能詩工駢文。客京師者十稔。主東方書藏事。又主纂續四庫提要。南北往還。輒相把臂。更北行者。當索元本。一謀快覩矣。叔雍手跋。

疏篁館雜綴

無覺

所南翁畫蘭卷後題句又有魏俊民云。「南望湘江歌楚聲。擢擢鶴骨老山林。濡毫爲染萇弘血。澹掃幽芳寄此心。」臥龍山人陳昱云。「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紫莖綠葉留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遂昌鄭元祐云。「南冠江上哭湘纍。淚着幽蘭雨裏枝。不獨萇弘血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屠澤釋懷欽云。「君子譬如蘭在谷。所翁得之香可掬。湘江浩蕩波濤空。月落蒼梧滿秋屋。」王冕云。「老子平生忠義俱。棲棲山澤太清癯。疏豪不作尋常醉。恰似三閭楚大夫。」後附短跋云。「鄭所南胸次不凡。文章學問有古人風度。不偶于時。遂落魄湖海。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焉。然其白首南冠。磊磊落落。或者有未知也。」胡熙云。「鄭公高蹈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適幽興。自然花葉逼其真。」泮段天祐云。「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仰俱塵跡。紙上幽芳見似人。」奕云。「惟公生南楚。侍宦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耿懷孤忠。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洒淚寫離騷。咄咄如書空。幽花間疏葉。孤生不成叢。儻然數筆間。遺恨自無窮。圖成綴數語。語怪誰能通。流落爲世重。心苦寧論工。此花有時盡。此恨無時終。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我思殷頑民。千古將無同。」卷末有正德辛未祝允明記云。「所南不易作。作必賢士。不然。寄付之方外。不肯落凡夫手。此紙先藏於衲子。今歸吾子魚。所南在地。必欣然以爲得也。」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觀所尚齋詩十一首江陰夏孫桐閨枝

卿憐小影

卿憐。虞山人。先爲王亶望妾。後入和珅家。和敗。卿憐自悼。作詩八絕。哀豔動人。陳雲伯作卿憐曲紀其事。周采巖繪像於團扇。陳曼生書曲於後。詩畫書皆精絕。今爲邵伯綱所得。屬紀以詩。

金屋繁華傳舍同。紅顏還自怨東風。何須更羨分香事。一樣銅臺見漏終。

墮溷飄茵總逝波。春花秋月幾銷磨。長安棋局朝朝變。兩度滄桑不算多。

搜奇昨獲鈴山集。輯佚曾爲禱札編。難得畫圖親省識。紅妝合與汗青傳。

余今春得嘉樂堂集

。又草和珅傳。輯其佚事成冊。

廣和居酒肆。已歷百年。昔時京僚南士所聚也。今殊寥落。伯綱以余盤桓於斯最久。屬紀舊聞。爲賦七絕。伯綱書之。以貽肆中。

城南雅集憶承平。近局時時隔巷迎。酒肆未隨朝市改。夢華元老話東京。近年酒樓非昔觀。其尚有舊風者。僅一、二家耳。歌肆。多

聽雨樓東蕭寺北。蝸廬肇自道光年。公卿小巷常停轍。也作貞元軼事傳。其對字為嚴氏東樓

舊址。南臨伏魔寺。原為隆盛酒舖。道光十一年。始改今名。僅門屋一間。後屢充拓。僻在城西。市僧熱客所不至。惟文人樂就之。朝貴耽風雅者。亦時蒞止。松禪協揆每出城訪書畫。過飲。抱冰相國自武昌入覲。數

攜客談藝。

閱世青帘漾冷坊。名流幾輩醉墟旁。東洲詩老留嘉話。酒債諸孫尙未償。自道光以來。名流

文酒之會。接跡於此。何子貞先生居巷南。直以為外庖。詩孫觀察與論四世之交。舊債上溯六、七十年。亦不相計論矣。

不將珍錯競肥甘。春筍秋菘味自醺。肉號東坡魚宋嫂。食單掌故補宣南。烹炙多傳自南士。

或標其姓氏。潘魚者耀如太史也。吳魚者慎生中書也。江豆腐者韻濤太守也。近日韓力奮部郎最嗜其燒豬肘。或稱曰韓肘。實非其所創授。昔陶彙香侍郎。有清蒸白菜瑤柱肚塊等四肴。號曰陶菜。不始於廣

和居。今此尙留遺製。他皆絕響矣。又烹魚法最多。皆佳。五柳魚即宋嫂遺法。

市塵不到小庭清。傭保都諳雅客情。丙夜茶香談轉劇。勝他座上管絃聲。舊時酒樓
召伶徵歌

。因地僻罕至者。又諸肆酒闌。即安排送客。惟此深夜流連。何應不倦。客尤便之。

畫壁旗亭結習存。趙行秦草各專門。周髯竟欲移尊避。冷落顏家屋漏痕。壁上多懸
趙堯生秦

宥橫所書屏聯。秦書尤夥。周少樸前輩素與持論不合。每定座。必擇室無秦書者。文人結習。傳爲笑柄云。

四十年來萬事非。閉關頌酒代餐薇。黃公墟畔重經過。嵇阮徒悲舊侶稀。余光緒丁
亥始寓京

。繆藝風袖岑朱古徵余壽平徐芷帆養吾劉式甫諸君。居皆相近。無三日不至。庚子後。秦宥橫王病山李亦元過飲最密。滄桑之後。惟余與宥橫復來。其墓亦宿草。近時王書衡章曼仙邵伯綱尙偶招作夜談。每話舊游。慨歎不置。

秋夜遣興

笑他七十古稱稀。八五衰翁死早祈。美睡美人聊倚枕。新涼賴女促添衣。磨驢蹤跡昕宵慣。野馬生涯飲啄微。米價偶低驚世瑞。殘生此外盡忘機。

樂靜詩二首德清俞陸雲階青

夏閏庵前輩。嘗偕朱彊村繆柚岑秦宥橫三君游花之寺看海棠。各賦七言古詩相酬答。越五十年。吟牋具在。追懷舊雨。屬繪圖紀之。并綴以詩。

景廟中葉猶承平。朝綱清肅多名卿。冷官風味頗閒適。踏青時復杯同傾。花之古寺附南郭。海棠萬朵開瓊英。豔若天孫翦雲錦。密如佛座垂珠纓。花前一笑聚佳客。韓孟門韻何崢嶸。乾嘉以後詩格變。數篇尙振黃鐘聲。五十年來遘奇局。海水羣沸雲雷驚。黃公鑪遠酒難貰。伯牙臺冷琴空橫。芳枝月冷瘦鵲泣。僧房晝掩荒苔生。一老頽然枕書倦。臥聽白日鷓鴣鳴。偶開篋衍動淒惻。遺牋字字珍珠明。歷劫不磨已足貴。況兼聞笛山陽情。賤子當年走燕市。諸公談笑曾班荆。開天遺事日以遠。永和觴詠誰同賡。命寫新圖不敢謝。驥尾願附羣賢名。我生三復兔爰什。九原隨會通精誠。披髮翩然倘可接。相期招手歸瑤京。

遣興一首。奉酬閏老前輩。

便挽年光使倒流。鶯花非復舊皇州。文章久不需枚馬。朋輩無從訪應劉。科第殘

餘成古物。湖山蕭索罷清游。獨存戀世成何味。縱有丹砂不願求。

蒼虬閣詩四首 斬水陳會壽仁先

聞人談近事

吾今羨衛侯。寡人但與祭。假手一字可。血髓腥天地。

得梅泉書感作

鬱鬱閒居已寡歡。書來惆悵更無端。難言深恨空餘淚。強命詩人意已闌。世棄君平還自棄。化觀康節竟何觀。壁枯枝化渾閒事。只是難灰逕寸肝。

贈胡元初

繾綣師門誼最隆。無如坡老說歐公。與君共事梁夫子。感遇何殊六一翁。並坐春風餘幾在。追隨寒日復誰同。十年趨走傷心地。賸有孤吟坐斷鴻。

挽周竺君

深談往往見沉思。老屋東頭下榻時。心妙固知爲靜者。興酣時復一中之。暮年兄

弟如君少。高世襟期斂手宜。淒絕人琴竟何往。重來忍見子猷悲。

雙照樓詩四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聞之舟人。三峽猿啼。近來已成絕響。爲作一絕句。

不盡人間殺伐心。老猿從此入山深。天清日烈瞿唐峽。惟有風蟬自在吟。

過巫峽

奇峯十二貫蒼穹。鐵骨松顏今古同。一掃荒唐雲雨夢。披襟飽領大王風。

舟出巫峽。過巫山縣。城俯江流。山翠欲活。與十二峯巉巖氣象。迴不侔矣。爲作一絕句。

峽開江水接天流。一抹修眉翠黛浮。若把風姿喻神女。矜嚴消盡見溫柔。

七月八日。晚泊木洞。明日可抵巴縣矣。

峽掩重門靜不焚。檣舟猶未及斜曛。月牙影浸玻璃水。日脚光融琥珀雲。沙際鴈鷺方聚宿。天中牛女又離羣。川流東下人西上。惆悵濤聲枕畔聞。

無恙詩十一首常熟楊無恙

黃山雜詩

我登始信峯。始信黃山奇。仙橋不容髮。逕度毋復疑。峯頭拂石坐。千仞振我衣。
搏扶發遐想。曳裾非所宜。

惴惴闔王壁。行李艱一价。扶翼百步梯。一絲蜘蛛挂。側足蠶叢入。抬頭井陘隘。

奇文向天吐。筆討生花債。始信峯下有夢筆生花峯習勞蠟阮屐。病逸古切誠。肺翼勤翕張。

庶幾已癆瘵。

夜宿白龍潭。天愁崩巨雷。行聲萬軍馬。出山爭奔厖。積潭潤鱗甲。建瓴難倒回。
潭乾龍甲癢。一怒千山墮。

孫子善用兵。星月慣偷度。趨裝丞相原。烹微味草樹。輿人散歸馬。圖近訝分路。
聲聞九龍瀑。過之不一顧。譬如審古畫。氣局領高趣。筆筆妮迹象。困苦少神
悟。解嘲聊自慰。用作山經註。

我行歙黃道。勝如讀畫語。石師寫林邱。非草非叢楚。及今細辨之。所畫乃蜀黍

歙山多植玉蜀黍始悟石
濤畫境石師著有畫語錄

麓臺守繩墨。石谷死故楮。草率新安派。能自出機杼。陳言

矜六法。如鴟銜腐鼠。請看迎面峯。筆筆金剛杵。

拳曲黃山松。志趣鬱奇古。何以形容之。蒼官兼短簿。託根石不讓。殊遇獲寸土

。掙扎成名松。淘汰已難數。

黃山多名松。落落亦可數。天矯尊擾龍。魁偉推黑虎。百年尚幼稚。千載未覺古

。天質幸自保。徂徠不同譜。

階壁落松子。千子成一松。雲蓋蔭亢陽。不愁死霜冬。三日或不雨。上帝斬黑龍

壁多
枯松

踏天奉龍子。未甘離故峯。毋藉山下泥。凡木同培壅。

黃山松移根
百無一活

東下始信峯。言循苦竹溪。嵒岈當洞壑。石怒拒攀躋。上有兩仙人。對弈分東西

。一杯千萬禩。壽與軒皇齊。山靜局不亂。不言見端倪。何似橋中叟。乘龍隔雲

泥。

昔聞黃山中。齋猿敲喚鐵。老猿帶曾元，得芋咸喜悅。身穿彌天雲。脚鉤懸壁松。
。冠沐豈適意。忘機始一逢。公雄昆季後予入山見猿
羣百十盤據西海一峯
山外方夾衣。草露未零溥。山中變節序。步步入高寒。野鳥聽水風。節音稱樂官。
。迎送慰苦吟。叢灌翳羽翰。行樂勸來客。毋爲雕肺肝。

橋西草堂詩十一首閩縣李宜倜釋裁

新秋喜佩秋至。酒次走筆。

幽援沿溪隔市塵。柴門晝掩動經旬。時窮上策爭爲吏。兵去荒邨自賽神。松竹已
隨秋氣肅。肺肝欲洗露華新。君來發我狂歌興。但醉休論孰主賓。

七夕得佩秋伯洽寥士諸君和章。疊前均。

酒際歌聲動暗塵。彩雲一散倏兼旬。孤懷坐歎邱無女。急足欣傳筆有神。海外波
濤乘劫壯。秋初風月向人新。鍼樓瓜果家家拜。永夕清愁起雁賓。

三疊均招飲

龍泉挂壁匣生塵。一夢南隅過五旬。流輩半亡疇與語。文章垂老不能神。翻翻烏鵲尋枝冷。嫋嫋菱蕖出水新。後夜銀蟾樓際滿。却思呼酒集賢賓。

酒後欲雨。客去却寄。白露後一日

洗貧樽酒不曾空。客至猶堪與一中。乍報郊原生白露。已驚簾幙度微風。地偏雨意催歸騎。夜靜秋聲帶斷鴻。誰信幽居無一事。郵筒日日策詩功。

愴然

水竹相望處。漁樵罷響初。幽花紅略約。驟雨淨庭除。更事多何補。謀生晚益疏。愴然殘暑去。靈府若爲攄。

苦雨不出

學種芭蕉聽雨聲。自家失笑築愁城。空階點滴心俱入。竟夕淋漓夢不成。村路泥深車馬絕。溪橋波漲楫欄傾。先生不出由天限。蛙黽從渠作意鳴。

雨中樓望

絡緯無聲雁不飛。濕雲垂野冷成圍。平疇雨足閒耕犢。淺步潮生沒釣磯。短世推排身已倦。故山破碎老安歸。倚樓十日空濛裏。潤入琴絲手懶揮。

美晴

美晴潮送滿溪魚。袖手橋西笑老漁。有酒盈樽時洗盞。無膏炙輶合懸車。蕭寥容膝三間屋。辜負撐胸萬卷書。又是已涼天氣近。秋陽烘坼桂花初。

晨興

風漪新漲寒鷗鷖。露蔓疏花泣簡茶。深屋冷官無一事。略耽攤飯不澆書。

園桂盛開

月中吹落是何年。冷馥微熏欲破禪。八十放翁慳見汝。讓余來作木樨顛。居士薌林劣與儔。小山招隱續無由。不須更說西來意。已占橋西十頃秋。

藍田詩二首日本水口庄三郎

慶城聯句小引

余在慶日。師事高野竹隱翁。翁率楚頌唸社。大張詞陣。西陲爲一時盛事。余亦參其席末。啓發不尠。一日社友會於郭西某亭。庭上梨花盛開。聯句遣興。余著首句云。玉簫吹徹月黃昏。翁激賞曰。不恥古人。立秉筆完成一絕。高亮可誦。事在三十年前。不幸遺卻其後半。爲憾久矣。頃日囑當時同席山田濟齋翁作轉句。又請岡本對南翁得結句。始見完璧。余宿願乃足。今書以揭壁間。焚香朗唸一過。則余半生之心迹。恍在眼前。俛仰今昔。感興殊深。時方清明。窗外一株之雪。依依帶煙月。髣髴往年翦燭。唐歌之夕。追憶先師。不覺悵然。

玉簫吹徹月黃昏。水口滿地梨花不掩門。高野倚盡簾櫳人若夢。山田清明時節幾銷

魂。岡本

對南

懷舊

游子去時花欲昏。長歌短笛滿關門。慶城柳似金城柳。萬縷依依入夢魂。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悔龕詞十三首 江陰夏孫桐閣枝

望江南

題鵲喜圖。余幼時先太夫人爲畫此圖。十二鵲取月月喜之意。壽兒取以裝册。憶幼時所歷。分隸十二月賦之。皆十歲前事也。

兒時喜。最喜是新年。燈樣又添慈母畫。柑香常侍祖庭筵。簫鼓上元天。太夫人每於新歲。

自製絹燈。繪故事其上。積至數十事。今已無存。

兒時喜。薄暖到花朝。斜日紙鳶風力穩。平蕪步履雪痕消。樂事小園饒。易州署。有憩園。

四時俱勝。春中尤有曠朗之趣。所最羨也。

兒時喜。寒食踏青時。嘶馬香塵過柳陌。流觴佳會傍桃溪。學賦冶春詩。先府君挈之游源泉

寺。在易州城西十餘里。有山溪之勝。命作紀游五律一首。

兒時喜。春去尚如春。四月山城鶯語晚。一庭詩境柳花勻。也解惜芳辰。塾師以山

聞鶯。閒看兒童捉柳花句命題。作試帖詩。頗賞其慧。

兒時喜。官閣慶端陽。續命紅絲蒲作佩。傳家寶墨扇留香。節物總難忘。大父午日書扇賜之

。太夫人為補畫。此扇至今珍藏。太夫人應節手製繭虎蒲粽等。甚精緻。與佩之。

兒時喜。長夏樹蟬嘶。槐蔭攤書完課早。荷庭聽笛納涼遲。炎暑不曾知。塾庭有古槐。綠陰

盈畝。大父曾有槐蔭課孫圖紀之。暑夜納涼。聽太夫人吹笛。

兒時喜。乞巧燭花紅。信道仙橋留鵲影。豔聞秋榜兆蟾宮。瓜果拜庭中。大父鄉舉之年。諸

祖姑設瓜果祀牛女。強大父同拜。適一蝦蟆。躍登衣上。衆賀曰。此蟾宮折桂兆也。果應。幼聞羨為佳話。

兒時喜。秋色桂堂妍。上壽每隨萊綵後。含飴獨占雁行先。歌舞憶當年。大父生日在八月下

旬。六秩左右。連年演劇稱觴。余在諸孫中為最長。能隨尊長後成禮。大父顧而樂之。

兒時喜。佳節趁登高。臥佛寺前收舊帖。五華臺畔問前朝。好古笑垂髫。易州城東歲於丸

月有廟會。百貨雲集。購得快雪堂初搨樂教論一種。甚寶愛之。署西有五華臺。荒邱高峙。古蹟最著。

兒時喜。冬景靜書龕。爆栗戲分煨芋火。藏花深護織蘆簾。小雪信初占。冬時畏寒減嬉游

始知讀書靜趣。

兒時喜。燈火話團欒。添綫閨中陪夜課。綻梅時節盼歸鞍。九九紀消寒。冬夜出塾太夫人及大姊女紅未畢。相伴仍於燈下弄筆墨。府君需次河北。每於歲晚。乞假省親。回易州度歲。往往計日以待。仿宮中故事。集九筆字。爲九言詩句。雙鉤爲圖。按日陰晴風雪。以五色填之。

兒時喜。臘鼓聽頻頻。鎖印衙齋催放學。簪花騎隊看迎春。人與歲俱新。衙中例於封印。放學亦同期。易州迎春之典甚盛。隨郭外觀之。

買陂塘

俞階青爲作山塘秋泛第二圖。用舊作韻。

悔蹉跎、薜蘿心事。白頭殘客誰語。不堪重聽吳娘曲。淒斷五湖煙雨。開卷遇。祇風景依然。已少晨星侶。憂危覓趣。念鹿上臺荒。鶴歸市冷。今古此情緒。

江湖夢。壯歲投身早許。而今身在何處。山中杜宇多情甚。頻喚不如歸去。憑證取。有招隱圖成。導我還先路。春愁總迓。問畫舸笙歌。巖關笳吹。雲水萬重阻。

半舫齋詩餘六首 惠陽廖恩壽懺齋

一寸金

脣上小髭。薙三年矣。風雨連宵。端居閉門。攬鏡自照。翳然者頓復舊觀。
。不忍再薙去之。詞以堅其留。是日適爲余七十有七初度。且以進一卮焉。

飛雪山巔。映帶巖前草斑白。正蠟毛侵喙。半篋妬影。金刀揮手。數莖泯迹。參
透無遮域。歌式飲、庶幾式食。惟花徑、徹夜行吟。撚處三年苦相覓。眠雨經
旬。窺池俄見。脣邊又堆得。笑幽人在戶。葉何曾掃。邦君有樹。門爲之塞。呼
吸東風入。固吾園、藩籬漫撤。旋看汝、八卦圖成。義開天一畫。

瑤華

收燈乍過。又近花朝。春陰滯愁。依聲夢窗譜此。

春光早洩。柳綫千絲。向苑牆青拂。喧簾燕子。先放教、金井闌干飛越。鑪熏微燼。卸頭上、釵鸞聊撥。倒翠尊、憑酒酬歌。夢影嬌鶯能說。惜惜細雨斜陽。解花後催花。不任香歇。雕鞍繡轂。游隊裏、惜取泥黏羅襪。老夫耄矣。且漫怨、芳菲鳴鳩。恐鳳靴、挑菜人歸。未了蜂腰殘雪。

唐多令

高閣倚晴空。明霞幻海虹。閱滄桑、人世匆匆。二十四番花信過。又零落。幾香紅。愁醞酒偏醲。澆殘塊壘胸。問草間、偷活昆蟲。孰與半間堂促織。鳴得意。玉盆中。

華屋幾山邱。笙歌處處樓。舞當筵、漫錯伊州。除是周郎能顧曲。爲誰誤。拂笙篴。燕子觸簾鉤。無聊豁醉眸。忍題紅、暗付宮溝。欲託魚書傳恨去。渾怕逐。水東流。

窗月太多情。陪人到五更。隔簾櫳、萬籟無聲。只有鴉兒嬌喘細。答蓮漏。聽分

明。山黛兩痕青。犀心一點靈。怎偏教、喚作傾城。酒入愁腸都化淚。窮塞主。可憐生。

六月二十三日。德義芬羅對蘇俄宣戰。歐局益趨惡化。淫雨匝旬。夜不成寐。檢柳耆卿此調。惘惘譜成。昔有人譏辛稼軒永遇樂詞。用人名過多。余是作亦難自解嘲也。

颼然戰雨悔西荷。舊京十利海。荷花最盛。夢驚回、舞蝶婆娑。光透窗半榻殘燈在。揮扇手、

懶撲飛蛾。無端費、女媧天補。有共工恁多。此恨付、故年書眼。次第銷磨。

稱戈。將軍功狗。笑功人、又只蕭何。玉蟾蘸盡花淚。翻作萬頃愁波。恐不須、虞淵換景。地滿荆棘銅駝。休攜酒、猶忍憑高。目送山河。

樂靜詞五首德清俞陸雲階青

浣溪沙

三月楊枝作絮飛。爲憐離別點春衣。煙痕眉翠兩依依。憶遠書多江燕少。倚闌

人瘦杏花肥。繡檀迴枕夢華非。

前調

淡淡雲天雁去遙。爲傳秋意到衡皋。禁寒應瘦楚宮腰。故國斜陽明滅影。隔江風信淺深潮。鄉愁離思并眉梢。

虞美人

送陳仲恕南歸

素心舊侶難爲別。淒咽長亭笛。當年好景儘蹉跎。便是驪駒小住待如何。涼秋連日風兼霧。生怕行程誤。此身輸與海天帆。猶得隨君清影到江南。

蝶戀花

花前感舊

爲訪江梅侵曉出。翠袖禁寒、小傍瓊蕤立。揀取繁枝親手折。花光人影同清絕。插向銅瓶依硯側。長憶攤箋、留得吟香筆。滿地殘英猶可拾。當時情味何從覓。

前調

舊日池臺春寂寂。花亦懷人、慵展芳心結。縱使滿林開似雪。冷清清地誰來折。
欲寄一枝江上驛。瑤瑟峯青、環珮無消息。歸向芳園尋履跡。年深風雨苔痕蝕。

遜盒樂府二首 錢塘張爾田孟劬

金縷曲

熊述陶自作生壙記。屬爲題詞。

此是歸歟路。指前期、瑤林花鳥。多生完聚。九月嚴霜誰相送。元亮高風如許。
待手種、石楠成樹。留與海巢傳佳話。篆豐碑、也抵征西墓。雖作達。足千古。
何須死傍要離住。且徜徉、一邱一壑。勝他羈旅。我亦有家今安問。滿眼淒然
焦土。祇片石、韓陵堪語。難得放歌人間世。羨歸雲、早辦青山主。還盟取。舊

鷓鴣。

鷓鴣天

戲詠跳舞

塘外輕雷轉不停。堂前紅燭夜相迎。綺羅叢裏三分月。燈火光中二等星。香嫋嫋。霧冥冥。西方彩畫有迦陵。若教得共花房宿。應願將身作錦屏。

鴛摩館詞四首無錫楊壽柎味雲

渡江雲

詠桂

檀霞嬌似綺。畫闌西畔。一樹鎖涼煙。萬花攢瑣碎。散雪團雲。綴就蕊珠圓。翻醞五夜。向定中、參到犀禪。還認取、前身金粟。寶月寫娟娟。堪憐。蟾寒影瘦。蝨老香枯。問婆婆、誰翦。料上界、清虛紫府。也種桑田。吳剛玉斧渾拋卻。問幾時、謫下瑤天。尋舊苑、露華冷溼銅僊。樊山丈曰。金梁夢月之亞。

別銀燈

聞雁

清夜誰調箏柱。彈入霜鴻哀譜。孤館燈殘。空堂酒醒。勾起淒涼百緒。天涯倦羽。
。比聽到、啼鵲更苦。歲歲銜蘆覓侶。且爲稻梁留住。陣斷衝寒。聲高警月。
常此流年暗度。北來南去。試問爾、定居何處。

雙調憶王孫

秋草

遠近關河殘照裏。空滿目、冷煙荒翠。裙腰黯澹玉鉤蕪。漸瘦到、紅心死。青
袍一例傷憔悴。似老去、庾郎身世。衰螢化碧照秋墳。是萬古、傷心地。
下闕傷闈
公之逝也

金縷曲

送春

開過荼蘼了。怎朝朝、風風雨雨。雲屏寒峭。只有杜鵑啼最苦。啼徹紅樓春曉。

恨底事、春歸太早。又聽鷓鴣聲喚。道黃塵、遮斷關山道。行不得。此間好。

銀箋疊遍傷心稿。歎而今、珠鈿零落。玉顏漸老。青子綠陰惆悵日。銷減鬢絲多少。祇廢苑、還生芳草。試問銅溝漂花片。共滄波、趨海何時到。誰知我。甚

懷抱。

孫師鄭曰。稼軒啼鴉之思。碧山詠蟬之感。

滯香館詞二首 義審陳方恪彥通

河傳

春雨。無緒。掩屏山。斜彈雲鬢暮寒。錦衾半堆人未還。闌珊。畫樓更漏殘。
欲付雙魚愁遠道。風訊小。湓浦潮迴了。曉鶯啼。殘夢迷。那時。悔教輕別離。

疏影

梨花

輕盈素靨。向故山曾見。如許清絕。睡力融肌。半彈蒼翹。幽蹊悄步芳屨。相思
一夜青禽老。怕損碎、仙宮裙褶。恁柴門、靜掩餘寒。銷得滿溪明月。應憶牆

頭喚酒。依依正望裏。催怨離別。此際高樓。竝倚香肩。映取粉痕明滅。東風縱
解尋芳去。定迷卻、前村殘雪。更黃昏、歸棹重經。流水一春無跡。

廬廬詞一首 義烏鄭德涵

好事近

石潭

曉壁冒藤蘿。梗石細流幽咽。潑靛沈沈潭冷。是千年龍沫。紫花三五着岩坳。
寂寞爲誰發。據磴搯頤閒臥。任心絃風撥。

伊珍詞三首 瑞安張伊珍

浣溪沙

綉箔依鏡攬鏡看。一簪澹菊逗秋妍。醉楓髡柳試霜天。短夢頻驚憎夜永。吟懷
乍轉帶愁還。月華如水雁聲寒。

木蘭花

江天極目秋如醉。家國悠悠空迸淚。迷離繁炬照危樓。迤邐飛輪歸暮市。檐花
簌落殘紅穗。羅袖怯寒沾雨細。西風莫颺柳絲斜。柳外頽雲沈欲墜。

浣溪沙

玄武湖上作

新柳勻烟蘸嫩梢。夕暉紅醉憶南朝。悄聽得得馬蹏驕。輕棹縈波春澹蕩。峭風
吹淚夢迢遙。鍾山翠黛恨難銷。

疏篁館雜綴

無覺

頃有人以彭剛直畫蘭來此求售。露葉煙苞。幽香欲活。自題兩詩一跋。風致尤佳。剛直素以畫梅名。蘭則殊少見。顧以價昂。未能購置。燈窗默坐。惘惘於懷。爰將所題。追錄於後。清姿微馥。尙依稀於几案間也。詩云。「披榛采得出山林。別有仙根撰結深。春雨綠濃名士袖。秋煙素沁美人心。夫妻薰纈瓊英佩。姊妹花抽玉蕊簪。我與幽蘭最相契。誰言空谷少知音。」「風雨無端摧蕙質。天涯芳草泣王孫。難忘靜女幽思致。莫覓秋娘倩影痕。一曲素琴空寫怨。三湘碧月爲招魂。國香零落園林冷。幸有梅花鐵骨存。」跋云。「予性耽山水。喜花木。丙申春。得並頭素心蘭。以紫泥白描美人盆。供養吟香館茜紗窗下。綠萼仙梅與爲侶。每花時相對。煮茗焚香。神往神怡。而秋陽春雪愛護倍至者。歷有年所。此前一律所由詠也。旋以投筆從戎。莫遂惜花心性。家山作別。頓辭空谷佳人。今夏仲得故園書。蘭則萎矣。嗚呼。蘭棄我我負蘭耶。芳魂與碧月同消。倩影共幽香俱滅。冰綃作霧。青玉成煙。憾何如之。爰磨盾作小幅。肖其生。更以一律誄之。噫。我爲蘭花寫照。未免情癡。誰知香草宜人。深縈夢想。戈船兀坐。惆悵無聊。信筆拈來。遣悶云耳。時乙卯秋七月十有七日。梅仙外子彭玉麀並識于漢江沌口水師軍次。」

春望寄方常季

無限花光自在身一番清雨滌蕭晨
扶行暫借過頭杖小憩還舒墊角巾
漫惜玄經供醬瓿
偶題蕭字拂齋塵年來壞相消除盡
阿字山河歷歷真

答息塵

自署人間活死人誰知不死病艱辛
論文也是觀空法暫乞卮言喻性真
苦壽原難樂壽俱耆英畫裏我偏癯
將軍負腹從來慣何怪州都斷灌輸
正有牀前不病人看他有分老僧親
無端闖入曹山室拈著枯花劫外春
五根渾去一根亡便擬天身不自量
付與幻師隨□□木兒石女共偲偲

題明賢墨跡

天地心存只我心躬齋易說逸誰尋
憑將詩緯參歸復寂寞中間有太音

孫文介
易說稿

龔生一疏事何如鉗網濫周密有餘
兩札合參徵逸事好將年譜註才儲

龔生一疏語見李氏所
藏忠端札蓋浙闈磨勘

事向生當
是他有案

一衿蔽體託衰門 薇蕨風難逮末孫 老眼偏能書細字 顏家佚去海王存

黃黎洲與顏脩來札 海山仙館刻顏氏家藏

尺牘不載此札

題陸文烈公文節公遺書手卷 辛酉

死者爲日星生者常寂寂 竭我愛宕廬英姿 緬疇昔

余與文節僅一見於東瀛

意園座上訂交時 楚尾吳頭折簡辭

文烈在湘余在皖寄示讞牘屬書往復

各有沈憂難顯語 強將治牘挽衰時

乾坤壞後神常在 箕尾光中夢不疑 生有自來吾定識 益然深密蘊鬚眉

昔嘗論公瞻視有異擬爲神趣中來者

四月十七日得蘖宦訃音

露電光中一斷腸 十方君去定何方 夢來精爽應如昔 病裏音容問不詳 世世因窳操卷必

惇惇身又拔心傷 人生七十尋常事 那便恩恩欠此觴

骨肉緣兼文字緣 卅年心魄在孤寒 橫街燈火冥搜極 廠肆冰霜掠牘殫 一夕代微通綴術

七音匙鑰啓元關 千秋絕學書何在 淚滴勞翁海雨酸

日雲糾縵中興代 堂構艱難再實枝 成住壞兼遽如許 去來今事不堪思 書亡演段將成日

祿去搏扶直上時一卷穀音今在否百年蠹簡定誰知

緣盡纔知再合難幾回烏帽送離顏生憐謝草稀來夢死恨殷薇不共山書少銜碑還隱約
病餘呵壁想悲潛只疑呵叱中宵響或有祠堂毅魄還

七月十四日夜

高樓復今夕風露獨淒然月是慈悲主秋生熱惱邊生衣涼約晚團扇畫如烟遮莫悲心見
悲翁思幾年

七月廿七日爲藥宦百日禮懺於清涼下院病不能興哭不成聲詩不成句魂兮歸來
哀此病叟

信有家書直萬金手風雖掣墨華森祇言病後神明復豈料真成絕筆尋

滴淚何由徹九泉眼枯何況血先乾長宵漏滴隨嗚咽未必冥通爲鼻酸

豈惟嬉戲追隨定政爾心靈影響眞難遣兒時鱗鱗夢未生愛也自前因
弟十五歲前最親余余書不成誦余一轉授即渙然所爲無不效爲之師授

秋雨秋風夢境過對牀成語竟如何三庚已自成三劫何況他生變易多

與弟同居四十七年奉諱後南北分居子丑在

禾同居二月在揚同居數月庚戌弟來皖同居經月戌亥之間在滬同居二月迄丁巳繩匠胡同寓廬為最後未匝月也

北人歸北戲言耳

余嘗為此言

豈料而今君實行經峪龍潭皆淨域歸魂常傍北辰星

遺言卜葬西山

爛爛神光照六虛長身高步厭嚴徐寄將像設歸君室那免臨緘睫一濡

君辛亥在禾攝影最精彩在余處諸姪索取為

傳神之助

信根曾種寶蓮池佛號冥眩默自持冥漠息應能得力可憐消息問誰知

六弟言己未冬弟初病冥眩中持佛號

妙解中西遍合參誰嚴畛域到醫談危心苦語殷勤誠今日追思更不堪

余舊冬患腦病西法治之而愈或譏余過信西

法君聞之甚懼書中三致意焉

萬古原無續命湯百年臧穀等亡羊藥爐經卷乾餘骨萬一魂歸見更傷

悲來六氣皆成病病裏千心併是悲是病是悲難判釋佛前寫作禮魂詞

一卷英多磊落才如何張賈撥寒灰鍾譚變相成三李從出江花鬱不開

弟已卯在德平有詩一册奇麗若胡稚威其本

久在余篋戊戌出都反諸弟今不知存否

算子盤中撥若飛四元微積遍酬機而今妙指千秋絕那得籀書一發揮

弟於珠算尤精自謂千
年孤學余屬其著一書

弟諾而稿
草未見也

妙耳還兼妙舌加辨微新例補江家如何燭下都無記枉著羣儒羨齒牙

韻學尤精辨說潘次耕
江慎修長短評宋明諸

家書論其意指心平而語晰勞山人
嘗詫謂弟舌才天授亦卒未著書

夜

促漏沈沈夜愁雲淄淄隈荒雞難入聽斷雁不勝哀心事與年盡潮風振樹來祇應三世果
重此撥寒灰

題安般扇頭小筆

筆枯能淡墨能肥箇是安般瞬目機消得隔塵殘影在黔橋蜀棧瘴雲飛

中秋簡庸庵尙書

病骨先知卦氣道沈寥雲物近中秋事窮畢竟空人法意盡何心更宿留虛室偶然生止止

羈懷常自冷湫湫

汪大紳集其遊於儒曰坦蕩蕩遊於釋曰冷湫湫

尚書病起情何寄想倚高花百尺樓

胡母太夫人七旬壽詩

湖上晴雲拂綵衣湖光秋放月華肥桂香飄瞥來三竺奎畫光明照六微福壽定隨皇極建
陵陬潔遂絳趺依看君家慶方稠疊更覺田園助發揮

寄問王澤寰太史病

清絕江山戰血濡奇材劍客感何如羣兒政爾牽狂象吾輩猶當比駟驢結襪漢庭終有望
藏書孔壁儻無須三冬續命抽鍼應請爲先生論刺虛

風病治法歐鍼較疾其詳已請倦知轉達

贈姚叔節

夢裏山川劫外身江干孤塔尙嶙峋修髯政爾稱文伯法界誰爲護鐵輪第一義空消法執
衆生恩重托慈因扇書潦倒從君乞蕩蕩江湖白羽塵

問倦翁起居

小極猶題簡他鄉易感春漏天慳日影甘寢謝風塵鷹化猶憎眼龍潛有戀身聊憑墨君語

相憶素心人

和倦知諳字韻

老去偏將藥味諳，晝雲成霧夜雲曇。不衰上九翻初九，絕倒朝三又暮三。龍入傳奇云畏虺，馬憐同氣不收蠶。菊餐蘭飲都長物，彌勒清齋共一龕。

傅太翁八十壽詩

岷峨靈氣蜀才通，八豔觴稱八百翁。家有故書雙鑑對，兒趨庭誥百城中。丹青供養常無悶，耆舊風流故不同。乞與海樓圖小筆，益都名畫配湘東。

辛酉重陽

茱萸罷插獨傷神，兄弟他鄉少一人。雙鵲更無隨夢望，冥鴻孤寄弋餘身。憂來一事誰粗了，絕筆千秋竟就湮。兜率會應聽講罷，可知無著眇天親。

答寬仲重陽詩

一本題作重九

九日復展九，一作重九悲翁思永悲。生同隨一作秋葉盡，一作天爲病翁夫。一作支事豈吾徒，分客猶

今雨期寂寥千代史相謁一作論食養時一作遲

題安般畫山水小幅圖有蛇虎猴三物

政爾金繩覺路清如何蛇虎幻縱橫老僧鑒顧無差別祝爾旁生各遂生

虎眼有神光能辨人善惡格是護法材授以金剛鐸

蛇由瞋相報不瞋卽尸羅人瞋易解脫法瞋難消磨

楚人沐猴冠無冠且無猴亦無楚無凡弓亡作麼求

倦翁垂和支字韻再疊一首

儘著憂成瘴難將妄塞悲褐氈寒自擁山枕嗽難支曠意衡前古長懷折短期鄒陽俄怛化

燕語幾何時

簡庸庵

寫出秋懷報所思病身藥裏勉支持人間香火餘緣重天上韋編待闕遲病後心齋清似水
夜闌歸夢靜於絲鶴鳴夜半繁霜下占領燈窗更幾時

海藏樓集外詩

光緒己丑作

閩縣鄭孝胥蘇堪

讀湘軍志題後

吏治之不修兵禍所由起胡公收武漢滅賊始於此理財以自強傾身以結士鮑多樂爲用
曾左得所恃其與會公書遠勢論尤美憂虞出才智會也非其比駱公撫湖南文法破浮靡
廉儉用率下援師走萬里脫非胡與駱大難何時已

文正實善慮將略非所長初起一何銳其佐適多良塔羅既遠出所倚獨彭楊湖口師旋潰
流離於南康李元度林源恩豈足輔爲謀誠不臧江西遂糜爛賊氛轉披猖

再出屯祁門經年不能進朝命統四省軍勢始稍振建議逼金陵威毅見則遠軍事無萬全
曠日詎爲慎卒然收大功成敗由利鈍

李九足辦賊深入偶不戒益陽苟未歸豈有三河敗將才氣常盛一蹶輒糜碎要須愛其鋒
長城莫自壞哀哉畢金科死爲賊所快王虎萬人敵多公諸將最皆不樂屬會此事頗爲怪
塔羅以憤死壯士徒慷慨

軍興財亦匱始開捐與釐駱公改漕章惠乃及羣黎務本良獨難逐末豈易爲待人而後興
偉哉王君辭政有不得已便宜出有司競利苟莫返元氣潛耗虧而況今日者借債於四夷
西征昔欲舉沈公嘗力持以爲不可行時人皆迂之年來狃爲常國用日益疲世變未有艾
前事甯足師

影山詞序

吾黔故多詩人而詞家則正少道咸以來經師若鄭子尹先生珍莫邵亭先生友芝皆嘗寄興於此邵亭自言春官數擯牽迕人事幽憂無聊始與黎柏容兆勳上下五季兩宋逮當時諸鉅公之製準玉田緒論以相切劘故於柏容之作持論甚苛卽一字清濁小戾於古必疵乙之鍛鍊切磋不盡善不止然則自作之必雕琢肝腎柏容懷邵亭百字令語以出之可斷言也余生也晚未獲接近丰采柏容葑煙亭詞雖有刻本而影山之作徒付瑤想今春試向邗江訪求生文孫經農始以原稿本珍重見屬並言近代詞宗朱彊村祖謀曾擊節歎賞鈔副本去將序而刊之乃彊村遽逝未果刊行是誠遺憾已原稿朱墨斑爛密批濃抹多係柏容手筆有乙而復存存而復塗者亦有豫空字句幾經鑽研乃復譜入前後字墨不類者當日諧律之專精誠可歎服茲據原本所去取詳加參校壽諸棗梨以廣流傳上距邵亭先生之沒六十有六年矣惕安於詞學望道未見顧嗜之篤每牢落抑塞輒藉倚聲以抒積憤今於此編蓋

亦出於情之不能自己獨惜柴翁經巢窠語一卷邵亭嘗序而存之者竟不知飄零何許卽與邵亭所唱酬此本亦未附見惟冀神明呵護庶幾多方訪求得諸意外亦若影山之不致終闕耳丙子浴佛日貴陽後學凌惕安笥香室雨窗謹序

影山詞

獨山 莫友芝 邵亭

采桑子 本意九首有序

昔彼汾言采魏猶述其風執懿爰求幽且歛諸雅婦功之根柢斯在古來之絃歌若新唯
故警百年以來習山蠶再熟之利屢絲可籠桑土未興洎乎種自江南法始傳于近歲教
勞桂守事欲遍于窮閭今者百花初浴已過花朝布穀爭鳴都催穀雨當蠶功之伊始正
桑葉之初齊處處金梯家家玉剪後先聯袂姊妹齊肩殘燈結束怪朝日之升遲凌晨攀
援懼他人之先我越陌度阡更結中閨之侶輕輕靴窄袖都無時世之妝林花與臉暈齊開
堤柳共春衫一色檢翠籠其未滿低葉旋空聳皓腕以將疲午薰愁倚非倚新聲而自寫
將持勞思以何堪爰翻舊闋以成詞聊付彼姝而相和風前鶯語助來一串笙簧花外溪
聲譜入無邊絲竹箔上之飢蠶久待道旁之立馬何愚正是邯鄲飲酒聽秦家陌上之歌
休疑沫北采唐當衛國桑中之唱

閨人總道栽花好，唯有絲娘只要栽。桑荷葉金衣儘問郎，去年試手桑烏子繞著東牆疏。

密成行，才到週年共我長。

荷葉金衣並桑名

清明穀雨蠶功起，大婦籬筐小婦柔。桑各自工夫各自忙，今年三月晴三日喜殺蠶娘不。

怕蠶荒，直到收成葉葉穰。

初蠶葉子才開卷，軟弱芬芳弄曉含。光漸有疏陰隱畫牆，烏兒食葉無多子只揀嬌黃不。

在盈筐，慢展纖纖緩緩裝。

頭眠採葉添仍少，只傍迴牆更剪高。揚錯落橫枝軟翠長，二眠過了三眠接順手條桑半。

是空椿，收拾梯鉤過別廂。

老蠶食葉如風雨，正醞絲腸一霎空。筐但取連枝也是忙，擔籠倩得鄰家媪南陌西塘往。

返倉皇，容易前山見夕陽。

露華的皪真珠顆，不怕沾裳只怕蠶傷。且待朝曦下綠窗，晚來漸覺西風緊明日須防愁。

雨淋浪多剪餘枝，趁夕陽。

大姑採葉雙眉鎖，忽憶漁陽淚滴成行。日斷天涯去路長。
小姑未曉春心事，貪看鴛鴦也放筠筐。曲水偷人半面妝。

阿儂不解相思味，要撇朝郎又隔宵郎也。怪春歸爾許忙。
昨宵換却盤絲葉，捉過離娘檢了長娘。似近稱花日更長。

笑儂好似林中鳥，一自朝陽直到斜陽止。在青林密處藏。
恨儂不似林中鳥飛也，雙雙坐也雙雙春去春來只不忙。

南浦本意

風信度無痕，是何時綠遍前溪。芳草唯見碧連天。金堤外漲足半篙春曉。魚梭燕剪，鞦韆紋皺，入汀烟杪。一陣飛花乘水去，開過棠梨多少。去年愁雨連江送征帆開也。鷗眠未了，咫尺小漁莊分攜處，生遍綠苔誰掃滄波浩淼。斜暉脈脈平蕪悄。但是歸船憑問信，只被去帆顛倒。

鵲橋仙題畫

青山一簇竹竿千箇竹裏一區茅舍門前春水綠平橋放幾點白鷗飛下 小船三板茶爐
一具軟將口丫童徐打故鄉無此好溪山待買取薄田歸也

如夢令郭店驛夢中贈答

昨夜淚痕猶污今日夢醒何處虧你忒多情禁著兩河風霧前路前路似此嬌柔怎去

又

念你雨酸風苦還有幾多朝暮拚了暗相隨滋味與儂分取休阻休阻只這心兒總去

滿江紅爲方仲堅題冬菜圖

今古茫茫不過是飢腸一飽何必問鼎烹無愧菜根能齧消散黃壘三百甕寒儒食料元非
小問王侯卿相萬錢廚堪長保 少年意雲烟渺中年事園林好看荒畦繞屋勤鉏還早雪
滿天山生意在撐腸不受炎涼攬只羊蹄蹴踏藏神驚君須禱

生查子樂平宿感舊

蜀黍玉糖漿雙逗雛鶯語一路野榴開將入花中去 剛是隔年行泥印成今古斷盡老來

腸最是黃昏雨

蝶戀花點竄杜詩

江上桃花禁細雨水影潛句却更風姨妒懶困徐來
依弱櫓水光風力俱無主 珍重分明
偏引去惹草縈沙生怕遮懷住蜂蝶生情迷著處
伯勞避却蜻蜓誤

水調歌頭鎮遠旅夜

九驛陸程盡明日上瀧船悠悠無水東去爲問幾時還
你是楊都弄斧我是惠施種瓠一樣
不成妍何事逐同歲朝海濫殊川 撥殘灰挑短燼共無眠
料應有夢怎得能到醒人邊一
壁冰衾水枕一壁溫雲暖雨隔屋幾悲歡還口文章助萬里
江山

漁家傲秋海棠

宛宛雛鬢剛十二等閑沒箇舒眉地一點愁根生就是知何事無言又下汪汪淚
揀取斷腸教作字意中人印人中意子細思來真沒謂秋風厲是兒空爲多情死

木蘭花

小家碧玉牽蘿處笑擲櫻桃隔花語雛鶯風細月初弦乳燕日長春又去
蘭江一舸渾無
據半檻蛛絲馮乞與重來偏是落花時腸斷板橋芳草路

臺城路 悼瑋女

籬根一片傷心地鸚鵡尙聞嬌語滿日蒼然斜陽衰草可是阿紈行路林風乍度似敲舌伊
鴉戲來前圃喚婢牽簾一庭冷月墮清露 深宵猶記眠去攜青田私印聽我吟句莫是今
朝方才入夢轉是昨宵翻寤分明堪據有西閣回廊兩瓔爭嫵索抱頻空四條紅淚注

西地錦

憎殺繡衾鴛枕惹人眠教醒新愁舊恨翻來覆去似轆轤金井 冷落玉魚金勝伴殘燈孤
影東鄰西舍濃歡淺笑更寒蛩悽緊

買陂塘 寄平越峯舊守松桃

記去年鶯軒迎客團團圍住紅袖赤闌橋上臨風立幾角遠山爭秀凝望久便鶯脰鳧翁也
媚文章守斯時肯負喚酒伯詩豪狂歌痛飲我醉拍銅斗 從君去便溷喧闐市叟那見清

娛朋酒當時花鳥依人處冷落一庭荒莠拚閉口聽蟬噪蟲號盡是拏鯨手還憑問取到桃
渡清冷蓼皋峭蒨也傳醉吟否

消息寄胡長新

寄語阿荷三年不見新知奚似昨日書來開筍草草總然堪喜滔滔天下蟻樓蜂閣遠視而
今有幾漫因他習俗移人但時是花妝倚老夫今又舊口蓬蒿雜廁算只爲干閑來青一
絆欲脫愁無計可堪回首小棠陰下斗室商歌並起更何時載酒敲門商量奇字

念奴嬌和鄭子尹

畏人殘暑是秋威廿四虎行時節試向城南城北望龍井馬灘都絕晚飯歸來布衾如火枕
簟炎飈結坐來天曉一筍飛墮涼骨開緘庭戶生風已廉纖雨意橫江而出直是新詞催
雨到快聽有年爭說繞閣棠榴向人歡舞頃刻榮枯別隔旬相見不應仍歎飢乏

慶春宮庚子除夕

才說今番郎州度歲佳懷定勝當年爆竹催來依然故我還添一片關山四香東閣料獨倚

梅花小闌碧雲黃土觸緒凝愁兩地漫漫 燒香暗祝神前那爲浮生利鎖名牽但願從今
人間離恨憑教一筆勾刪中郎伯道都注與徵熊兆蘭便偏于我恪著些兒不算天慳

減蘭立春

春飭春酒引得春光隨北斗春勝春幡那有春妍上鬢斑 春風春雨年年春色常如許春
草春花無限春情過別家

沁園春書事

薄霧籠花輕雲襯月似伊又非恨鸚哥饒舌浪傳消息封姨作劇硬拆東西蔭柳牆低牽蘿
屋小腸斷車塵飛電馳眞薄倖眼睜睜望著沒箇尋思 早知今日如斯又何苦當初我共
伊記一回見了相偎不已偶然別去各自成癡豆蔻花稀海棠陰淺覆去鈎來才幾時門如
海算今生已矣來世口知

又同歲有留京忘歸者爲致家信更歌此闋

拚了香肌爲伊銷盡自量自嗤待心腸硬著從今休了未曾一刻越地相思燕趙繁華蛾眉

如海別後知他還記誰雖則是箇檀奴薄倖我自情癡那番已自難支怎此際難支勝昔時悔夢中昨夜輕教撒手今宵何計更得逢伊可恨燈前撩人姊妹苦說花封端待回還則怕杏花兒插了轉得歸遲

四字令

雲裾月襟蘭言蕙心夜闌和月花陰溜雙蓮翠簪山遙水深愁纏病侵漏長幽夢難尋自春風到今

一叢花令

東風無力繡簾垂燕子一雙飛行雲冉冉巫山影被花雨罨住游絲鶯語漸闌鵲言無準還是沒歸期小樓長記藕花時纖手暗中攜輕啼淺笑閑恩怨口都變一派相思將淚助妝和愁度日除是月明知

一葉落

翠幙悄新涼小羅雲半榻夢初覺雪兒簾外聲今年秋風早秋風早點檢黃綾襖

菩薩蠻采蓮

望郎日日橫塘裏，心似蓮舟盪秋水。花外見阿郎，低頭花縫藏。花疏藏不穩，認出還相晒。前浦送歸橈，斷腸蘿月嬌。

浣溪沙書別

雪意盤風掣，早雕寒雲。日冷蕭蕭暮烟山，店一燈遙。去路直隨黃蘗浦，前山猶見綠楊橋。水衾孤枕自今宵。

暗香呈夏輔堂外舅方致洛川知縣歸

老腰就直對陸橋，烟水放情遊。息舒嘯吟流，弈弈方瞳紫光射。人問弦歌舊事，渾忘却山南山北。但記著炊黍蒸藜，須趁野人席。形役豈有極，歎世陰路巖觸手。愆責山資，易得東紉。西牽有何益，那似農衣拂。早娛暮景蒼松雲壑，偃蹇聽天作主。夢魂總適。

青玉案雪美人

巡檐憨弄風中絮，衣上亂花無數。漫掃輕團千百度。鏤冰肌骨，滴酥姿態，比並雙雙趣。輕

涼早惜雙攢露偏是凝寒要貪劇笑裏掀簾呵凍語箇儂今夜玉兒聘得來伴檀郎住

杏花天

櫻花又受風情小儘守著閑愁閑惱爐烟斷盡蘭窗悄夢過午陰多少 得夢裏常來也好
夢又是沒頭沒腦薄情未到音書渺爭似淚痕雙照

浣溪沙

半頰春痕入鬢雅弄粧慵倚小窗紗一層輕霧裏桃花 恰似南溪溪上見翠鈿朱印較些些
些斷腸回首隔天涯

水龍吟

初秋

午窗蟬噪聲中帶來一片秋光嫩閒階小立葱紈初試藕紗口褪幾點栖鴉綠楊枝上薄雲
成陣乍微風拂過小開袞褶涼意暗侵肌粉 漸是夕陽下了放蘿月一鉤清潤心香炷罷
低鬟拜起滿身花印悄語檀郎此時天上佳期又近料雙星應是巴來不到鵲橋尖筍

解連環 寄內時攜庚兒之麻哈 寄兒殤于外家

殘年無幾更何堪別後傷心兩地記昔歲風雪蘭江也不似今番恁般愁味萬錯千非只爲
著當初放你把童烏斷送絆著嬌紈幾多懊悔 遙知小棠榭底便舊時碧檻棖絕孤倚強
支持藥店飛龍到閣裏啼痕定深沉水月沒星沈想一樣空中抱被問幾時黃蘗林中果來
蓮子

鳳凰臺上憶吹簫

上九燈街魚龍百戲珠簾捲遍銀鉤記二分明月吹墮揚州學得藏人未幾早兜攬無限春
愁秋波意被人驚覺半晌偷羞 句留商量舊事如夢但提起只索教休算幾番燈鼓打白
人頭又是江南江北同一片春水悠悠那堪更綠楊影邊紅袖江樓

浪淘沙近

從來未曉韶華難靠等閑拋擲知多少問而今幾箇月好花好酒好 黃金柳色烟絲裊一
條官道馬嘶人去關山杳小樓愁倚鶯老燕老人老

清平樂

與龍榆生論四聲書

施則敬

榆生吾兄道席。屢承惠詒同聲月刊。祇領謝謝。歷覽諸期。字皆珠玉。文盡鸞龍。洵足爲詞家之準則。聲學之津梁已。弟曩閱宋人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吳夢應諸家之作。聲依清真。一步一趨。惟恐或失。晚清大家若王半塘朱彊邨諸公。亦皆斷斷不敢自放。悉根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以爲在昔詞人。製腔造譜。八音克諧。今雖譜律失傳。而字格具在。恪守四聲。庶符舊律。當時卽怪其迂拘特甚。不惟無關聲旨。抑且汨沒性靈。雖以夢應彊邨之才。猶或意爲辭晦。字以聲乖。況他人乎。民十七春。以此質之吳雁安先生。先生亦抗心希古。嚴於聲律。告以古人之作。自具深心。吾人必依其聲。方爲合格。不然。難免不爲紅友所誚也。弟以先生精於詞曲。妙解宮商。遂嘿然焉。近讀吾兄論詞之作。及吳眉孫夏耀禪張孟劬諸公往來論四聲書數通。所見與弟向之所疑者宛爾合符。歷載疑團。一朝冰釋。誠快事也。今弟再廣其說。就正吾兄。蓋四聲之實。起於秦漢以後。秦漢前但具平入二聲。無所謂四聲也。（本蘄春黃先生音略略例）魏晉以降。音韻大行。四聲之辨始晰。第當時以宮商命字。尙無入聲之名。下迄有晉。四聲肇造。隋書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略二十卷。南史陸厥傳云。約等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未必都諧

此也。此約前已有四聲之證。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切韻。劉善經有四聲指歸。夏侯詠有四聲韻略。王斌有四聲論。若四聲果創自沈約。諸家或未能皆降心相從也。（本趙翼陔餘叢考中四聲不起於沈約說）韻書之作。本以審音。兼便文藻。陸法言切韻序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是知聲韻之辨本甚嚴。施之詩文則較寬。沈約之譜。殆亦韻書之屬。非爲詩文而作。清紀昀沈氏四聲考序。謂隋唐韻書實據沈書而成。永明時撰韻書者。多以四聲名。陸法言切韻序。以夏侯詠之四聲韻略。與呂靜韻集。陽休之韻略諸書同列。夏侯詠與約同時。又同以四聲名其書。可推知約書亦當爲韻書也。再觀約所自作冠子祝辭。讀化爲平。高士贊讀縉爲去。正陽堂宴勞凱旋詩。讀傳爲上。是知約之作。並不拘於自作四聲譜。獨考其有韻之文。平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僅一二。而仄聲七十五部。悉同切韻（本紀昀沈氏四聲考序）是又得一明證。王靜安謂約譜爲屬文而作。本非韻書。失之武斷。夏君癯禪反其說曰。永明四聲譜。祇是韻書。無關詩文。其矯枉過正之言乎。吳君眉孫。疑四聲五音數目參差。今以四配五。舍分上平下平外。更無他法。是說弟亦未敢苟同。夫上下平之分。實緣平聲字多之故。燉煌所出唐寫本陸法言切韻。平聲分上下。此分卷者也。魏鶴山吳彩鸞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仙。此不分卷者也。分之則爲二。合之仍爲一。上平下平云者。取便稱說耳。必欲別平聲爲二。亦當就音理分析之。陸氏書一韻之中。兼包陰陽。如東中仲嵩諸類之字爲陰聲。同蟲

戎馮諸類之字爲陽聲。區分陰陽。別以上下。準之音理而當。驗諸唇吻而調。斯乃可耳。然陸氏書。一韻之包陰陽。不僅限於平韻。今平韻以分陰陽。釐爲二卷矣。則將何辭以解上去入三聲韻乎。王靜安先據吳彩鸞唐韻。已得平聲不分卷之證。後見燉煌所出唐寫本陸法言切韻。平聲又分上下。無以自解前說。遂創部敍之論。以調停之。入而復出。可爲一嘆。陸書之分五卷，溯厥本原。殆濫觴於李登聲類。封演聞見記曰。李登聲類以五聲命字。呂靜韻集仿之。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魏書江式傳）陸氏書一仍舊貫。分爲五卷。論聲固當爲四也。孫愐唐韻序後論云。切韻者。本乎四聲。此孫愐明言切韻分四聲之證。後人不察。既惑於宮商之名。又不解陸氏書分上下平之故。昧於音理。穿鑿傅會。遂莫能明矣。古無平上去入四聲之名。借宮商角徵羽五聲以名之。其分配至爲凌亂。宋書范蔚宗傳云。性別宮商識清濁。謝靈運云。欲使宮羽相變。低昂錯節。隋書潘徽傳云。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南齊書陸厥傳云。前英早已識宮徵。又云兩句之內。角徵不同。此言宮商宮羽宮徵角徵云者。殆卽平仄之謂。用字猶未盡一。若段安節琵琶錄。以羽角宮商徵。配平上去入上平。（此謂上平殆指陽平）玉海載徐景安樂書。以宮商徵羽角。配上平下平上去入。凌次仲燕樂考原。謂其任意分配。不足爲典要。此言似得之。然猶未明四聲與五音之辨。善哉。戴東原聲韻考之言曰。古之所爲五聲宮商角徵羽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敍。後人膠於一字繆配宮商。此古義所以流失其本歟。戴君

深明音理。故能片言折獄也。弟嘗閱鄒漢勛五音論。惑於五音之說。請益於靳春黃先生。先生亦以戴君之言爲告。方悟四聲者。音讀之事也。五音者。音調之事也。詞本爲文學與音樂相合而成。音讀音調不可偏廢。惟是宮商律呂既失傳。歌法又失傳。詞已脫離音樂之域。而爲純文學之產品矣。吾人既無以復知宮商律呂及歌法。則亦祇有退而以文學論文學耳。誠如吾兄論詞所云。所尚惟在意格。而聲律次之。彼長短不葺之詩。在宋賢引爲譏議者。而生乎宋元之後。惟賴前賢遺製。以推究其聲調之美。藉達作者心胸所蘊之情耳。此真撥雲霧而見青天之論。夫既了然四聲五音爲二事矣。則吾人填詞。於四聲究應依前賢成作否乎。弟意但於平仄之中。斟酌聲調之美。取便諷誦。斯亦可矣。同於古人。祇是偶合。異於成作。亦非故違。一以吾之聲情爲主。試觀唐王翰王昌齡之絕句。其聲調之美。豈故鍊之哉。亦出之自然耳。居今日而言詞。直長短句之詩。（此指聲言）似不必枉拋心力。冀復聲樂之舊。更不必迷於四聲。自甘桎梏。（卽依聲調譜之爲。亦嫌迂拘。古人無聲調譜。所作聲調若是和諧者。將何以釋之耶。譬之不諳平仄者。操觚時始檢字之平仄。宜其所作牽攀難工也。）夏君癯禪謂。不破詞體。不誣詞體。吳君眉孫益以不蔑詞理。不斷詞氣。弟更拈不違聲律。不失詞心八字明之。詞道復振。實利賴焉。弟不敏。偶閱尊編同聲月刊中。吳夏張諸君討論四聲之作。切理壓心。益病彼篤守四聲。汨沒性靈。而猶自謂知言者。爲可嘆也。因不揣庸陋。拉雜成辭。幸垂教焉。並請撰安。弟施則敬頓首。

九月二十五日

詞林近訊

觀所尙齋詩出版

江陰夏閏枝（孫桐）先生。在現代詞壇。最爲老宿。所爲梅龔詞一卷。朱彊邨先生於十年前。爲刻入滄海遺音集中。續稿一卷。將於本刊分期揭載後。別謀雕版。先生於辛亥後。任清史館修纂。與平湖金鏡孫先生分撰列傳。至爲矜慎。惜史稿匆匆印出。竄亂頗多耳。生平所爲詩篇。不自收拾。前歲始就追憶所錄。及搜尋於友朋家者。編爲觀所尙齋詩存二卷。付哲嗣排印。分贈親知。俞階青先生序稱。「其詞峻而雅。其氣淵以靜。五七言古詩雅近韓蘇。近體能融情景於一。時接宋賢之席」云云。集中又多有關掌故之作。學者所宜留意也。

雲在山房詩選出版

頃得汪仲虎先生寄贈雲在山房詩選附詞選一冊。爲無錫楊味雲（壽楫）先生著。先生原刻有雲在山房類藁。自以刪汰未嚴。復倩樊樊山。陳散原。楊昫谷。章一山。汪仲虎。趙幼梅諸先生鑒定。別成此冊。僅得詩七十五首。其猜粹可知。後附鴛摩館詞選。存詞亦僅二十闕云。

修補宋詞三百首重印彊邨叢書及新刊遜齋樂府出書

去歲龍榆生先生。謀將彊邨遺書。及宋詞三百首版片。修補續印。以刻工患病。延未出書。最近宋詞三

百首修竣。印成數十冊。以紙價奇貴。特託本社代售。白紙大冊每部連郵費三元五角。小冊二元五角。又新刊張孟劬先生著遜齋樂府。同時出書。竹紙一冊實售一元。又彊邨叢書。亦由朱先生哲嗣。重印若干部。黃紙四十厚冊實售八十元。加包裝費二元。欲得者逕向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接洽可也。

午社近訊

午社詞出版消息。本刊前經簡單發表。茲悉集中作者爲惠陽廖恩燾。嘉興金兆蕃。吳興林鷗翔。閩縣林葆恆。如皋冒廣生。江甯仇垞。新建夏敬觀。鎮江吳庠。吳縣吳湖帆。嶧縣鄭昶。永嘉夏承燾。萬載龍沐勛。德化呂貞白。嘉定何嘉。川沙黃孟超等十五人。除林鷗翔氏已於前歲病逝。又因事他往者若干人外。現仍隔月舉行社集云。

蒼虬閣詩出版

海內詩壇想望已久之蒼虬閣詩。直至最近。始在北京刊出。昨於汪先生席上見之。此本兼及近年之作。最爲美備云。

雙照樓詩詞在校刻中

汪先生詩詞。舊有仿宋印雙照樓詩詞藁。僅及小休集而止。其續稿掃葉集。除由本刊次第登載外。復有日人黑根祥作君彙印本。在北京出書。近聞陳人鶴（羣）先生。方爲精雕木版。不久即可刊成云。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五 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六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七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每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十號

（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售者 京報發行部

代售處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面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各書局